

漢

藝

室

文

鈔

漢孝室文鈔卷三

會稽陶方琦

孝子邢渠攷

武梁祠堂石室畫象其第三石第三層有邢渠哺父事上有

渠父又前石室畫象第七石作孝子刑渠

孫叔敖碑辟惠害于無刑卽形字又

戾成碑唯想邢景卽形影是邢可通刑

翁覃溪謂邢渠事古今記孝行者遺之

王蘭泉黃小松諸先生皆惜其無可攷余久欲引徵而未得

嘗謂畫象列邢渠于栢榆之後董永之前當是西漢人無疑

而劉向孝子圖宋躬孝子傳諸書久亡尠可探討今春匿伏

偶讀太平御覽其四百十八卷人事部引蕭廣濟孝子傳曰

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呂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所記孝子皆係郡望邢渠次于杜孝之後杜孝巴郡人邢渠亦巴郡人無疑矣竊喜古孝子姓名因以不沒渠父名仲益見梗槩攷蕭廣濟晉人唐志言有孝子傳十五卷所記多兩漢孝子見於御覽所引者尙有杜孝隗通字君和辛繕字幼文文讓申屠勳字君游宿倉舒王驚譎皓字元起伏恭字叔齊朱百年郭世道桑虞字子綱何子平施延字君子魏陽陳元蕭芝王祥稽古闡幽并增志之

御覽四百十一引蕭廣濟孝子傳五則先杜孝次邢渠文讓

隗通皆相連引水經注引隗叔通樊道縣人又御覽二十七引巴郡文讓云云是杜孝隗通文讓皆巴郡則邢渠爲巴郡人尤確鑿也

尹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時說

後漢西南夷傳桓帝時郡人尹珍自呂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言明章之世母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歸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選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

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於顯又考貴州圖經云尹珍學成後歸鄉里桓帝時官至荊州刺史始知范史所云官荊州刺史卽連上文桓帝時而言之蓋珍之從許應學在前而爲荊州刺史必在桓帝之末年何以知之華陽國志言珍爲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於顯攷應奉爲司隸校尉在桓帝延熹六年以後後奉以黨事起引疾而歸則在靈帝建寧之初年旣云於顯必其居官同時可知則珍之爲荊州刺史在桓帝末年尤無可疑後漢書南蠻傳延熹三年益陵蠻夷反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太守李肅皆奔走于是以右校令度尙爲荊州刺史

桓帝紀延熹三年荊州刺史度尙討長沙蠻平之 度尙傳作

延熹五年

馮緄傳亦同

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沔陵蠻軍敗睦

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尙書朱穆舉尙自右校  
令擢爲荊州刺史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月封右鄉侯遷  
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復以尙爲荊州刺史九年尙卒于  
官是延熹三年以後爲荊州刺史者多係度尙卒于官卽卒  
于荊州刺史之官也然天文志言延熹七年皇后鄧氏坐執  
左道廢宗親如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萬皆爲賊所拘奔市  
又九年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奔市以是推之延熹七年  
度尙遷桂陽太守乃以鄧芝代之九年度尙卒于官而李隗  
代之尹珍之爲刺史則在度尙李隗之後矣又靈帝紀中平

之年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楊璇傳靈帝時璇爲零陵太守討賊有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之此皆靈帝時之荊州刺史尹珍當又在其前故云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之末年始與華陽國志師生並顯之說并與貴州圖經桓帝時官至荊州刺史之說兩相符合也

華陽國志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安漢人其人列于馮緄以後亦在靈帝時矣

鄭易京氏學敘

漢易家有兩京房一爲楊何弟子其書不傳一卽君明吹律自定爲京氏者今世猶傳其易傳積算諸書并傳其災異飛

候之說其章句十卷見於陸氏音義李鼎祚集解及晁呂易音訓者已屬希廖如朋盡簪簪作指剝牀以膚膚作簠大蠶之嗟蠶作絰剝則作剝創大人虎變變作辨列其貢貢作朋歸妹以須須作媻爲瘠馬瘠作柴爲彘足彘作朱大氏古說留遺必有師授京氏自謂受於梁人焦延壽劉向校書考易說亦謂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然孟京所傳諸書時有相同漢書藝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曾爲孟氏易注當不甚遠也鄭君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故注詩禮時引伸易義多與易注不同蓋



箋詩注禮在於中年而元城注易獨在暮歲先通京易故詩禮注中所引易義於京爲近惜鄭君之注零替殆盡與京氏章句並致堙翳無可推擇今錄其二十餘科以見鄭易用京實有確據且陸績曾爲京氏之學其與鄭易同義者亦並採之以著于篇今文淵原可以演贊鄭雖後从馬融受費氏古文之學然昔人著說擇善而從往哲師承動有家法卽鄭君爻辰之義亦本京氏京氏精于樂律且曾著周易分野一書爻律祖構豈有殊歟遂爲鄭易京氏學一卷

鄭易馬氏學敘

劉向以中古文易較三家惟費氏經與古文合隋書經籍志

云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與漢書儒林傳所稱  
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者不合大抵  
爲費學者附益之東漢之世其學獨盛陳元鄭眾皆傳費學  
馬融鄭康成諸儒皆爲之注故今易乃費氏經也馬氏易傳  
七錄云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  
十字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其書久佚見  
於釋文正義集解三書者猶可畧見馬氏之易授於鄭君吾  
道其東自循師訓馬鄭皆爲費氏之學立說必合惜兩書並  
亡尠可演闡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故鄭君注  
易多遵費氏古文而解義每依馬氏當仁不讓折衷於是故

鄭易爲大成而馬氏乃其先護也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馬君解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爲用也其注无妄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明夷夷于左般謂天左旋皆與鄭氏爻辰之義相合稽述淵源必有授受遂爲鄭易馬氏學一

卷

說文無妥字說

桂氏曰說文無妥字乃轉寫斂誤偏旁有之姚氏據漢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謂妥卽綏之古文義皆近

是然从女从爪不得其解段氏以爲與安同義安者女尻於  
室安者女近於手語更不辭方琦謂安卽委字也故說文不  
立安字說文委下云委隨也委隨與唐扶頌之透隨衡方碑  
之禱隨皆同猶委蛇也詩委蛇鄭君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委  
曲自得卽安義也士冠禮鄭君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  
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是知委有安義且禮明堂位之綏卽綏  
字論語之餒卽餒字說文餒  
飢也左傳魯宣公名倭史記侯表引  
作倭爾雅棫白椶釋文椶或作椶安委之字互相通知安與  
委實一字矣委在女部不入禾部知委之从禾非禾字乃  
字篆形相似故誤竊謂衆當作禾禾古文衆字見本書我字

下艸木下垂字作𠂇象形全形爲𠂇偏形爲𠂇安上作𠂇非  
爪字乃反𠂇字我字下云𠂇古文𠂇字其我字之古文作𠂇  
亦从𠂇𠂇之古文𠂇亦从𠂇是委上从𠂇亦可單作𠂇古文  
不論反正則妥之𠂇當从反𠂇反𠂇卽半體側形之𠂇字晉  
姜鼎綏作𠂇曾伯𠂇簠作𠂇從𠂇亦𠂇之省與委字之  
从𠂇者一例是委爲妥字無疑委上从𠂇不从禾亦無疑而  
其致誤之由則由變古文爲隸之際故汗簡引義雲章𠂇爲  
古𠂇字不知𠂇爲古垂字卽假委之全文也𠂇旣假爲兵器  
其象爲剛女者柔順之物凡物過剛則猛過柔則靡剛柔交  
平則有舒和安順之象與威字之从戌从女同意

朱氏曰𠂇  
下云古文

作𡗗即戊字威从戊从女  
會意故說文一曰威姑也  
女者陰柔無陽剛之氣威防其過  
猛下从女者以柔克剛之義也  
委防其過靡上从牙者以剛  
克柔之義也  
古人制字之初必有深意以是知女部之媿字  
當屬之委字下爲其重文也

釋鷺

說文鳥部無鷺字  
鷺下引詩云匪鷺匪鷺  
今詩小雅四月文  
作匪鷺  
匪鷺集韻引說文亦作匪鷺  
匪鷺似說文本作鷺不  
作鷺且本有鷺篆而誤致之也  
鷺下引詩匪鷺匪鷺則鷺字  
必連文緣鷺篆既譌作鷺遂并易其引詩之文  
今鷺下云鷺  
也从鳥敦聲  
詩曰匪鷺匪鷺又云鷺鷺鳥也  
从鳥屯聲  
大徐

本鷺下音與專切近儒段氏桂氏王氏皆以爲非改作五各切方琦謂此必不可改也大徐本雖多譌此鷺下作與專切乃正篆譌而音不譌也鷺字从弋雖弋鷺音近从弋則無從見義漢書多古字梅福傳鷺遭害字作鷺又張公神碑鷺鷺勒芬乳俳側亦作鷺急就篇鷺鷺鷺鷺臬鷺相視皇象碑本亦作鷺王氏伯申曰鷺當作鷺从鳥戈聲以閔讀若縣皮讀若環爲證又云鷺字上半與武字同體字當如鷺竊謂鷺之从戈乃必不可易之說且與古鷺字从戈合戈本書从戈才聲或省作戈如鐵鑿戴冀之例从弋則非也方琦養著識古字例一篇云字有从古文相近而譌者有从篆文相混而

譌者有从隸變艸書相似而譌者學者不可不知此鷺字當  
卽鷺其必由篆文相混而譌苒字隸變作𦉳與戈字懸殊而  
篆文則苒篆作𦉳戈篆作戈正相似也大藏音義卷二引說  
文从屯作鷺開元音義从干作鷺於音緣按从屯與屯篆尤  
近其舊篆必作戈後人以說文不應漏鷺字遂誤認鷺篆之  
𦉳改爲𦉳字不知鷺鷺連篆許君正採用詩四月文許書多  
此例  
毛傳鷺雕也鷺貪殘之鳥也許君於鷺下亦云雕也鷺下云  
鷺鳥也正依此爲訓况今鷺下云鷺鳥也詩四月疏引說文  
作鷺鷺鳥也又旱麓疏亦引說文云鷺鷺鳥也一見再見信  
而可徵是唐人所見說文本作鷺鷺鳥不作鷺鷺鳥顧氏玉



篇薦字下云卽薦字是皆能認篆文不譌之薦字不謂之薦並爲之薦蓋唐以前說文本有鷩字篆也何以明之文選鷩

鷩李善注引說文鷩雕也此是確據

許書並字偏旁多作𪗇少作𪗈者廣

疋多本說文釋鳥亦云鷩雕也漢書鄒陽傳不如一鷩注鷩大雕也亦依說文是說文鷩篆及鷩下說解並啟後人遂卽相似之薦篆誤改爲薦又改鷩下引詩匪鷩匪薦作匪鷩匪薦轉使薦解與李善所引又歧而薦篆及解均誤皆後人不識古篆輕改古書所致也或曰薦可媾作弋以夏小正鳴弋爲證或曰薦當作雉以鷩作雕雕俗鷩爲證此皆不知說文之薦本卽薦字字當从戈不得从弋也

泌之洋洋解

詩衡門泌之洋洋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貌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泌與苾通泉水始出泌然流也廣雅釋工邛上有木曰秘邛王氏疏證云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邛又周巨勝碑洋洋泌工于日逍遙東哲辛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邛泌秘通苾以爲邛名說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方琦謂毛詩亦當作泌工毛傳不以洋洋屬水解最得書義之字篆作𠄎與工侖並相似韓詩外傳亦引作泌之洋洋泌字與毛同之字均誤也魯詩當作秘邛从木東哲辛居釋引作秘邛亦秘字之誤

今廣正音下秘音秘或東哲用其音讀之字

本之魯詩也蔡中

郎習魯詩碑中自應作祕耶今作泌耶乃傳寫者熟於毛傳而改之郭有道碑今所傳者乃後人摹寫之碑半出虛僞雖較傳鄭所書用碑稍存古意然亦非真跡也其以祕作泌亦復何疑蓋泌耶謂耶中有水之處祕耶則定如廣疋所云耶中有木解有水有木皆可稱廣大故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泌水解泌耶之从水卽本之毛傳也近人因以泌耶爲三家異文毛傳誤字因仍未正蓋祕祕可通泌與祕不可通漢儒師授多異不能混同也

說文宜補萃字說

今許書無萃字惟棗下引詩萃萃征夫萃古文仙云云今毛

詩佻駢駢征夫說文駢下云馬眾多貌然不引詩毛傳駢駢  
眾多也亦不單屬之馬知毛本當佻佻毛詩多用古文三  
家詩多用今文佻爲古文萃爲今字也以是知作萃萃者必  
三家本於魯最近劉向列女傳引詩作萃萃征夫又說苑亦  
引佻萃萃征夫劉中壘爲魯詩學故然用魯詩之萃萃也然  
韓詩多與魯同韓詩外傳亦引作萃萃征夫晉語亦引萃萃  
征夫皆今文之學也楚詞往來佻佻王逸注佻佻行聲詩曰  
佻佻征夫佻一佻萃王叔師亦爲魯詩學者臧氏拜何不引  
魯詩之萃萃征夫而引毛詩之佻佻征夫以是推之毛詩  
作佻佻無疑蓋  
因楚詞用古文佻字故注引詩亦仍其字佻一佻萃者卽其

表別魯詩之義也竊謂許書不應敘莘字况蔡下既見莘字  
又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草部宜存此字漢碑亦時見此字郭  
輔碑葉葉昆嗣倫葉則莘字爲今文是爲漢時通行隸字東  
都賤俎豆莘莘魏都賤莘莘烝徒皆用魯詩而注引毛詩傳  
莘莘眾多也是誤以魯詩爲毛詩矣蔡下云莘古文仙仙卽  
侏字之譌字當侏侏知古文侏侏今文侏莘之不可易也至  
若螽斯詵詵兮說文言部詵致言也引詩曰詵詵兮此必爲  
小徐采詩決非許君原文詵訓致言與毛傳義及詩義均不  
合既不合矣而還引詩文無是例也毛詩亦當作侏侏侏本  
訓爲眾多字誤作詵陸氏釋文詵下云說文作辵亦誤以莘

爲辨釋文引說文佻某者必許書引詩之文今多部旣無辨字而詵下引詩又不佻辨以是知辨亦後起之字且當爲莘字之數文莘字上从艸移於旁遂爲辨

集韻莘或佻辨

因譌而佻辨

并以莘有眾多之義遂望文生義皆不合於許書之例者也莘字當補辨字不當增莘爲今文出魯詩佻爲古文出毛詩則凡眾多之義佻與莘皆具之矣又有莘之墟之莘當依說文佻姪女部姪下殷諸侯爲亂者疑姓从女先聲左氏春秋傳云商有姪邳是也呂覽本味篇又引佻有佻古今人表佻有嬖然姪爲正字莘爲今字佻爲段借字嬖乃合姪莘二字爲文後起之字也自不明古今段借之例則莘乳浸多難於

割喇况東漢以前多爲今文之學自劉歆杜林之徒好古文  
學而古文盛行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後從賈侍中受古文  
之學說文一書必不盡廢今文也故曰華字宜補

釋豐字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豐古文豐方琦按但云象  
形從豸之聲義究何屬儀禮大射儀鄭君注豐字从豆豸聲  
鄭君注三禮屢引說文此必引許君豐字舊說不能因今本  
說文敘去豸字豈謂鄭君之从豆豸聲亦屬無憑何也說文  
半字下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古文辨字韻會引辨爲半之  
籀文竊謂戴侗熊忠所見之本必勝於今本辨乃半之古文

豸必屬半之籀文熊氏引籀文佗錢者乃豸字之誤籀文字  
畫多茂密然从山者取山中艸木豐滿之意其字與幽相似  
說文幽隱也从山中兹此豸亦當云从山中錢山之中草木  
必茂密左右森列蓋象此也詩在彼豐草卽此豸字豐字从  
豆則單指豆之豐滿言儀禮鄉飲酒禮命弟子設豐注豐形  
似豆而卑大又大射義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謂若井鹿  
廬而近似豆大而卑此豐之本字本義若豐盛豐滿皆當是  
豸之本義後人借豐爲豸而又斂其字豕使許書有遺文鄭  
注爲贅說佚一字而兩書之義俱晦矣本書半下艸盛半半  
也詩子之半兮傳半豐滿也小爾雅廣言半豐也半豐義並










通然豐乃𪗇之借字山中艸木豐滿故謂之𪗇與豆中莘嶽累疊象𪗇之形者亦謂之豐一義之孳生也豐姑敦又从林作豐馬融傳豐形注林木貌山中艸木叢雜从艸从木義無一定癸亥父已兩伯豐仍从𪗇其證也瓦當文有𪗇字瓦錢氏釋爲周之豐宮瓦以謂𪗇卽聲并引鄭君大射義注爲證阮文達以爲說文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剛改豐从𪗇聲豐亦从𪗇聲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同豐豐从豆豨豨皆聲𠂔爲象形𠂔與豨豨原可不相連屬故古文豐字無山亦可媻方琦謂文達之言足正許書之誤然以豐上从山爲象形仍从𪗇得聲是知豨爲𪗇之古文而不知𪗇卽爲𪗇之籀




文許書之古文𧯛仍从古文𧯛字本非媾豐宮瓦作𧯛亦从  
古文錢氏云𧯛卽聲亦非豐宮瓦作𧯛此其本字可見古人  
凡豐滿豐盛皆倫𧯛倫無有倫豐者卽有段借作豐猶不  
廢𧯛𧯛之字豆豐之从𧯛雖从籀文𧯛字亦以與豆閒叢積  
豐滿更相似故云象形𧯛字上亦从𧯛本書云从又持𧯛  
从古文𧯛字與豐从籀文𧯛字一例𧯛字卽聲不必再云从  
𧯛聲是與鄭君注引倫从豆曲聲尤脗合無閒故知說文豐  
篆象形下當補入曲聲二字義乃足𧯛篆下當依六書故補  
入古文𧯛字又依韻會改正補入籀文𧯛字文乃全此許書  
之所以難讀安得盡如豐字者有鄭君引文又有戴熊之能

據古本可爲左論也

釋也字

說文也女陰也象形諸家解此字多闕而不釋以爲此乃古說必有所受其實說文制字皆有形義無不可釋也女陰者坤爲女乾陽坤陰陰卽陰陽之陰本書云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女陰卽坤陰之謂也坤爲地地字亦从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又繫辭曰坤道成女是其證地从也以也字有屬女屬陰之義天从一从大地从土从也皆形包乎義也象形上當有从匕二字匕說文云變也从倒人指事近經傳皆以化爲之坤有化生之道故从倒人象人初生時倒出

非物化之謂繫辭云此所以成變化荀爽曰在天爲變在地  
爲化又知變化之道者虞翻曰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坤作成  
物虞易爲坤化成物坤具化生之義故也也字屬女屬陰卽  
從而制字篆應作今作乃篆體沿譌小易其兒从者  
卽一象坤卦之始畫一或有作者卅卍類秦石刻也尙作  
鐘鼎款識載素卽七字之變其从一則不誤它也二字互  
權也篆作  
易如沱爲池它篆尙从七可證蓋象形者謂象坤卦之形耳  
佗爲他類

說卦云坤地也故稱乎母說文曰坤地也从土从申申篆作  
申鐘鼎文申字尙有作知也篆之从一其轉而爲者  
卽此意也

瀟水有是水名說

說文瀟深清也从水肅聲方琦按瀟卽瀟字說文从蕭之字  
多作肅今說文从水肅聲下敝去一曰水名四字故後儒皆  
以謂有湘水無瀟水自古皆然而引羅含湘中記爲證竊謂  
非也中山經及水經注湘水篇皆云瀟湘之浦且中山經瀟  
湘之浦與澧沅之風對舉沅澧爲二水則瀟湘是二水名矣  
余庚辰之年按試永州由永州下衡州道出瀟水一碧澄澈  
餘漪瑩澗與清深二字適合湘中記云湘川清照五六丈卽  
瀟水也土人皆謂由此二十里外卽是湘水今水經瀟水源  
出永州甯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注

於洞庭至三江口與沱水合瀟水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至  
湘口入於湘又攷舊志云營水正流出九疑山三分石世謂  
之瀟水西流經大陽洞至西河口與冷水合故柳子厚謂瀟  
水卽水經及漢志之營水是也蓋瀟水受源不廣其流亦狹  
不比湘水廣袤數千里近日本新出太平寰宇記缺編內零  
陵縣下載瀟水在州西三十步源出營道縣九疑山亦曰營  
水至麻灘與永水合流一百四十里入湘水謂之瀟湘可證  
故說文於湘水下云湘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海於瀟下但記  
一曰水名而已許書釋水多此例今本說文書有脫簡瀟字  
篆在演字上演下有一曰水名四字定爲瀟字處之脫簡何

也演爲長流經籍中無以演爲水名解者且演與上濱字通  
濱下無水名之說則演字不得有水名審矣瀟爲冷水之支  
流而上與湘合則說文瀟篆下必有一曰水名之說猶瀟水  
涌出也一曰瀟水名濱久雨泔濱也一曰水名之例畢氏堅  
以瀟訓深清有湘無瀟爲解是亦以說文瀟篆無一曰水名  
之說遂望文而斷耳玉篇水部瀟水名廣韻二瀟下瀟水名  
集韻韻會瀟下亦有一曰水名四字皆本之許書也是蓋說  
文舊本如是而不得以清湘解瀟湘遂謂瀟無水名也

招字說

淮南兵畧訓同舟而濟江卒而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捩招捩

船若左右手注捷疾取也掉招與杼船文則招必系舟楫之器說文招手杼也非此義義當與撓同淮南主術訓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注撓刺船棹船棹疑卽船楫之誤小爾雅楫謂之撓招之同撓猶列子力招城關或作力翹城關是也說文連下云或讀如掉苜之掉掉苜卽掉招猶掉船也左成十六年傳舍之於苜耶公羊作招卽蓋漢時有此語如漢書濯船郎之謂招字不必从木與七尺之撓从手同猶擢作擢柂作柂蘇頌曰許注淮南多段借用字兵畧乃許注本故卽段招字大氏行舟遇風必先疾行掉拔其招乃得杼引其船正與撓可制船一義相貫也昨閱近人



邵亭詩鈔黃師行一篇內云上纜下招千手沟沟自注招橈屬制在撓櫓之間沅江麻陽諸船凡下水必於諸槩前爲二招繫船首以撥灘方琦案依此則與呂覽射其一招招爲射的招亦可以爲舟的也雖莫君淹博必是流傳之古義正與余釋招同撓相合也連日洪江下水倚舵無事爰取而釋之

招字續釋

今日聞友人張未純之言曰招形如刀因詣船首細審其形招長丈餘形如仰刀值於舟前以戾制水勢招字从召召从刀刀聲招之从刀直肖其形詢之舟師曰在前者曰明招在後者曰秋淮南說林毀舟爲秋卽花字順水放滯全恃乎此因知吾越凡

竹箒前行有木杖在前者曰箒捎

捎土音如宵  
即招之轉音

即此類莫君

曰撓屬亦非小爾雅楫謂之撓楚辭蓀撓兮蘭旌注撓楫也  
撓楫在船左右發刺甚眾與招獨繫船首者有別惟淮南主  
術之撓即此招字七尺之撓制舟之左右則非楫類矣高注  
船棹棹字亦不可改前誤信為撓屬因據小爾雅改為舟楫  
其實作棹者象桔臯之豎立于水故曰船棹主術訓為高注  
故作撓兵畧訓為許注本故作招正異文也招之制江浙間  
少見并其音已失梓招之解至此而始明所以揚子雲采諸  
方俗之語登之輶軒也

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權大于撓而楫  
殊以作撓者面向船頭坐撥之正與

此招  
相似

真人說

說文匕部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儿所乘戴也昔人謂六經無眞字莊列諸子始有眞人之名方琦按許君眞字之解乃依眞人而立說其說本之淮南淮南精神訓所謂眞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明白太素無爲復朴抱神以遊於天地之樊又齊俗訓曰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乎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又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知許君僊人變形登天之說卽本此余嘗謂許

君詰淮南在成說文解字之前說文一書多取淮南之字此亦依之爲說者也自秦漢之間有長生不死之說遂立真人之目隸續玉君極粹文有真人君仙人唐公房碑亦有真人之稱蓋至漢季而其字盛行也

中阼說

金石萃編載焦山鼎勳往奉中司繇嘗命卓由諸家皆釋爲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翁覃溪謂此乃周家假廟祝冊之儀知右之文對中廷而言之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於中廷者承王命者也立於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一人也立於中廷者則惟

茲作器之人又引歐陽永叔釋邠斝毛伯內門立中廷謂中  
 其廷立而祝他如斝斝穆公入右斝立中廷牧斝罍入右牧  
 立中廷伯姬鼎宰顛右饗入門立中廷彤斝宰忽入右彤立  
 中廷凡鼎彝銘用祝冊皆有立中廷文方琦謂中廷之廷當  
 作阝其文作阝正阝字之反文古文不論反正也阝立象阝  
 尤爲阝字無疑他如伯姬鼎作阝斝斝作阝龍斝作阝  
 阝邠斝三作阝阝牧斝作阝阝頌壺作阝阝吳彝作阝阝頌  
 斝作阝阝其文亦多係反文阝字說文阝主階也从阝乍聲  
 儀禮士冠禮鄭注阝猶酢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古書或段作  
 阝作阝然作阝正字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北面

伯姬鼎寢入門立中阼北鄉設鼓立中阼北鄉吳入門立中阼北鄉正與所

命北面之說亦合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

於其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

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稽首登受冊命以出此皆足徵立阼之義且以知祝冊當在

太廟之阼階蓋君立於阼階南則所命之人必北面立於中

阼以承王命故曰中阼後人習于中庭之說故均說爲中庭

不知說文延朝中也庭宮中也古外朝治朝燕朝皆言廷朝

中雖亦有掌階與大廟中之阼階有異古人祝冊必在太廟

禮記戴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是也若稱爲  
廷則不合且天子踐位入太廟涖祭曰踐阼知廟中可言阼  
不可言廷也白虎通嫁娶篇遺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  
也不敢自尊故告禰也父誠于阼階母誠于西階論語鄉黨  
篇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皆  
廟中可言阼之義寅蓋天降喪不阼辭氏釋作不廷蓋此字  
解釋之譌已久矣

萬物之所說釋

拜經日記載杭人丁傳說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喜悅蓋至

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

同脫

方琦謂兌說也易通

訓不宜改字上文齊乎巽卽以絜齊釋之致役乎坤卽以致  
養釋之下文勞乎坎卽釋之以勞卦成言乎艮卽釋之以成  
終成始並不改字爲訓此亦一例兌爲澤澤者萬物喜悅故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王注謂光悅萬物莫過以澤而成悅之  
漢上易引鄭君此注草木皆老猶以澤氣成說之成說者謂  
物皆成實光澤可悅也鄭以萬物屬草木草木當指百穀言  
上文致役乎坤集解引鄭注地氣含養使有秀實詩實發實  
秀論語秀而不實者有以夫說文稼下禾之秀實爲稼是秀  
實皆指百穀言蓋草木可養入者莫重於百穀說文穀百穀







之總名也禾下云嘉穀也鄭注謂草木皆老白虎通酉者老也許君說文𠂔爲春門萬物已出𠂔爲秋門萬物已入兌爲正秋之卦百穀用成物皆備足故可喜悅上文兌以諒之王注建酉之月萬物成熟卽此義也且易卦象震與兌對震東方春主發生兌西方秋主收成震象下其於稼也爲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爲反生謂臬豆之類戴甲而生臬豆亦五穀之類由是而推則兌之萬物屬禾稼成熟無疑秋分則兌王草木肅殺似不可言喜悅不知民以食爲天春種夏耘秋收冬藏成熟時惟歸於秋故有年曰有秋也說文年作秊穀熟也秋作𠂔禾穀熟也兌卦屬正秋秋字之義取象於禾

穀熟正見秋時禾穀成萬物光澤而可喜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義亦相發明故曰萬物之所說許君說文說說釋也王氏萊友謂說釋卽愧憚丁氏作脫旣改字爲訓又不與經義相應故不從也

釋篆文火字

說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方琦竊謂此篆當有誤或本有古文火而斂去之今篆文火字二小短豎中結體如人人卽入字非也鄭志高辛氏火正祝融謂火當爲北漢書律歷志火正黎司地注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惜說文無古文火字也其云與北相似者北篆作𠂇大氏火之古文作𠂇中雖作

如古文奇字之人字而又小異故與北之篆文相似也古  
 人制字之初必据形系聯自後人傳寫譌變遂易其形許君  
 書中篆文其為後人誤改者亦不少矣水之篆文作云北  
 方之行其字象眾泉依五行大義改正眾泉

謂四短畫微陽謂一長畫四陰一陽故曰微其篆橫之作  
 象水之眾流動溶兒而與坎卦之形同此火字亦當相似篆  
 當作象火華上炎其光四出橫之與離卦之作三亦同其  
 文二陽二陰其畫二陽長二陰短為四畫陽包微陰外二豎  
 不長不足見陽體之盛中豎不短不足見眾陽包微陰之義  
 與州之古文者結體畧似耳春秋元命包云火之為言

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爲火可見漢魏時其篆已譌然竊  
意人散二者謂析人爲二如鼎下云析木謂𣎵之類非謂人  
散二者乃从人从二小豎也字當作𣎵正與古文𣎵相似从  
人之人乃古文奇字𣎵非篆文𣎵字其象與化相類化作𣎵  
从一正人一到人此作二正人與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義亦  
合故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釋名  
亦曰火化也火化雖諧聲不知其形亦相類由是推之則火  
字之篆當作𣎵不能如今篆文之作火也蓋四畫形當相𣎵  
隸變作𣎵尙有遺意集韻火下引古文作𣎵乃古文作𣎵  
與  
字仍是火字之中二畫下火字之从人非人乃衍文合之卽  
同

爲凡字也

魯詩故訓纂敘

敘曰魯詩立學官最早而毛詩爲晚出毛詩爲古文之學三

家詩多今文之學也兩漢經儒許鄭最著然皆先通今文而

後治古文自毛義盛傳今文寢尠逮及東晉魯武齊亡

隋書經籍

志云魯詩亡于東晉劉瓛詩義序亦云魯詩不過江東是江東以後已失其傳然見于劉向列女傳

班固白虎通蔡邕所書魯詩一字石經者古誼粹說高出毛

公何論韓齊三家之傳自王伯厚詩攷後如范氏三家詩拾

遺馮氏三家詩異文疏證陳氏三家詩遺說馬氏三家詩分

輯纍有戢香端厓粗具獨魯詩散佚殆盡尠可推演晉唐以

後述引尤希未有能專爲其學者陳氏左海臧氏拜經畧存其說未能該備方琦因推兩漢授受之淵原及乾嘉以後經師之遺說摭書明愜理而董之本傳云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俱事浮邱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

闕勿傳

文選注後漢書注皆引魯詩傳則魯詩固有傳者漢蓋榮碑榮治魯詩韋君章句魯詩又有章句者釋

文敘錄言其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申公以詩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眾甚盛洎乎東漢之世賈馬之儒好治古文魯詩寢晦然後漢如李業包咸魏應劉伉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蓋榮之徒後書漢碣厓厓可稽故爲魯詩授受源流攷及傳詩表一卷熹平石經魯詩爲蔡邕書隋志載一字石經

魯詩卽此本也石經淪替以後見於洪氏隸釋者僅魏風數篇及叔于田一章女曰雞八字殘缺之甚益堪珍重其中坎坎作歆歆貫女作宦女山樞作山藎何作胡上作尙確爲今文之學故與毛本不同臧氏拜經言釋元因一切經音義所載石經宴字定爲漢石經則陸氏釋文與元應經等書凡云石經者可窺定其義而類記之故爲石經魯詩攷一卷呂氏讀詩記載董氏引石經異文雖非開成石經然不可據魯詩之義存者實少然如中葍作中霽見於漢書晉灼注引魯詩梁駟見於文選舊注引魯詩朱紉及阮徂其見於鄭君注引魯詩陽如之何見於郭璞爾雅注引魯詩以及許君五經異義班氏白虎通所引魯說魯

訓確為魯詩原文故為魯詩佚文攷一卷楚元王與申公同

事浮邱伯其後劉氏世傳魯詩劉向為元王孫故其所著列

女傳引詩皆與毛異是魯詩之義也其外如說苑新序別錄

五經通義

上二書乃玉函山房輯存本

鴻範五行傳

左海輯本

等書所引詩字

詩義皆可采錄為劉氏魯詩學兩卷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

詩又從盧植問魯詩

臧氏拜經謂鄭專治魯詩無為韓詩陳氏左海謂鄭用今文之學兼通魯韓陳

說也

是鄭志及模問坊記注以是為定姜之詩答云為記注時

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為詩注更從毛本禮坊記

陸氏釋文云此為魯詩毛詩作莊姜以是知鄭君為魯詩學

盧君亦通魯詩者所云先師蓋即馬融後漢書馬融傳融曾



注列女傳列女傳乃劉氏引魯詩義疑馬氏亦先通魯詩正  
 不僅料木圃艸為用今文義也鄭君云云必有所據故其箋  
 詩中多引魯詩其一證也并疑鄭君注禮引詩文亦多魯詩  
 故為鄭氏魯詩學二卷高誘淮南敘云從同郡盧君受其句  
 讀是誘為盧植弟子故其注呂覽淮南解說詩義及引詩文  
 多異毛本與韓亦有異而盡與魯詩合蓋誘亦從盧君受魯  
 詩者因采呂覽淮南注中引詩文為高氏魯詩學二卷蔡邕  
 書熹平石經用魯詩其他著述宋本蔡集如獨斷琴操孫氏  
 月令章句蔡雲及手書碑文凡引用詩字與毛異者定為魯  
 詩為蔡氏魯詩學一卷司馬遷嘗向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

公爲安國弟子乃申公之再傳弟子也

全氏祖望言之

凡史記中所

引詩文詩義當本魯詩爲史公詩學攷一卷

附孔安國引詩說近時孔氏尙

書注論語注孝經注皆僞本不足憑又附稽少孫史記續引詩文少孫受魯詩之學者也

班氏漢書本於

史記藝文本於七畧馬遷劉向皆爲魯詩學者藝文志敘云

以魯爲最近之不可謂非特識也石渠奏議皆引用經文當

時盛習魯詩故白虎通義多與說苑列女傳膾合中引魯詩

訓及詩傳足證皆爲魯詩無疑

陳氏恭甫駁漢書顏注所指齊詩乃齊風之詩非齊詩之

學則馬氏以漢書引詩爲齊詩亦誤見也

故更爲班氏詩學攷二卷許君說文敘

曰詩用毛氏然其引詩多與毛異其兼采三家無疑意者許

君必先通今文之學詩於今文魯韓爲近

齊詩漢季已亡然鼎部

字下獨表出之日魯詩說彛小鼎也又五經異義引魯詩說  
凡四見疑許君先通魯詩兼治韓義其書中引詩與毛異文  
者亦多有魯詩之義為說文詩攷二卷

附五經異義至淮南  
天篇注無一引詩語

故不爾雅是魯詩之學臧氏言之然竊謂爾雅體例與說文

同說文主毛詩而兼采魯韓之文爾雅主魯詩而兼采韓毛

之義自可類而別之故為爾雅魯詩釋二卷

臧氏又謂爾雅  
某氏注即樊光

注其引詩皆與毛韓不合而多與列女傳諸書合者蓋魯廣  
詩也方琦又謂爾雅漢人注中引詩皆有魯詩可以別白

雅為魏張揖著其引字義有出詩傳者多為魯詩之學如釋

詁菁作寤夜也與晉灼漢書注引魯詩作中寤中夜義同釋

訓坎坎作欲欲聲也與石經魯詩作欲欲同粼粼作麟麟聲

也與楚詞王注引作駢駢同釋耶秘耶與蔡邕書碑作秘耶同如此之類不可殫述蓋揖爲魏人其時魯詩未亡揖當習魯詩所采引亦多爲魯詩義故又爲廣雅魯詩釋二卷拜經日記云王叔師楚詞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爲優故爲楚詞王注魯詩學一卷漢碑中如魯峻碑歪榮碑皆言治魯詩學蔡邕碑亦云治魯詩且歪氏世爲魯詩如歪班碑中之哮虎岐嶷皆與魯詩同歪梁祠堂畫象所載周公次序在武王下在管蔡前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遺義衡方碑蓼莪作蓼儀與魯峻碑作蓼義合禕隋

卽毛詩委蛇臧拜經定爲魯詩由是而推測之可以採取者亦復不少并爲漢碑詩攷一卷申公與毛公同出於荀卿之門相去當不遠傳受魯讀各有師承今文古文之學出於口授不無區別又疑近時毛詩亦非定本厯檢唐人類書字書史傳志注所引毛詩時與今本有異安知今本不存三家詩糅襍其中而荀子引詩多與魯合或者申公獨得荀卿詩學之正歟遂爲魯毛同韻述一卷齊詩早亡無可畧擇韓與魯詩皆今文之學韓詩多本於魯故文義相同班氏言魯詩爲訓故齊韓皆爲之傳安知齊韓之詩非卽本之魯詩而爲之傳說歟故今所存韓詩遺說與魯多合是其證也又爲魯韓

同註述一卷西漢人多習魯詩陳氏奐謂董子賈子皆習魯詩馮氏勺園謂揚子雲爲魯詩學他如桓寬鹽鐵論王符潛夫論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所引詩多與毛異此皆今文之學也并知羣經諸子凡兩漢傳述者亦多本之魯詩以外檢采羣書自唐而止凡有與毛本異者皆援引之以證同原爲羣書集證八卷又推乾嘉經師傳述魯詩遺義編爲魯詩通論二卷方琦閒居訓涉輒罄淺聞爲刺取佚義衍贊其說庶領神悟詩以言志心嚮往之備載逸誼以著於篇推衍支流擇擇羣藝世有明達匡益不逮亦所跂想也

漢學室文鈔三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漢孳室文鈔卷四

會稽陶方琦

曲禮夔拜攷

臧氏經義雜記載曲禮介者不拜謂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盧本作蹲臧氏曰說文無夔字玉篇夂部有夔字云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此引誤文廣韻亦云經典作夔方琦案夔拜本作夔拜玉篇故僅出夔字夔乃夂氏之譌說文夂倨也與足部蹲踞也義相通釋文云盧本作蹲是也淮南精神訓日中有踰鳥高注踰古蹲字又徐廣史記注亦云踰古文蹲字山海經南



山經箕尾之山其尾踈於東海郭注亦云踈古蹲字許書無  
踈字義卽歸之夔字下字林始出踈字云古蹲字也曲禮夔  
拜之夔定爲夔之誤上从艸又後人所加公羊僖三十二年  
傳子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于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  
蹲與盧本作蹲同皆今文之學也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跋

唐釋慧琳撰大藏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依資舊訓采輯古籍  
其中所包更爲富美如元應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雲公  
涅槃經音釋基師妙法蓮華經音訓皆存于內余近得見於  
舊家其書乃東瀛槧本前有顧處士齊之序文開成五年作

又有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密序刻是編者爲雒東師谷白蓮社人敘列引宋高僧傳云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爲不空三藏弟子自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本貯其本於西明藏中琳以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尙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關如後又有日本人徵運跋云琳音一百卷南北二藏並缺惟有高麗刻本建仁藏中收之先師得此異本卽爲上本已刻十餘卷不成而卒遺弟等募資竣刻云云則是書之由來不特中土云亡卽海邦亦尠有傳本古書代出貴侔球壁書中所引古籍

希見者甚眾如蔡邕石經周易劉瓛注論語鄭氏注馬融毛  
詩傳韓詩劉兆公穀注劉熙孟子注孫炎李巡爾雅注尙書  
大傳鄭氏注賈逵國語注司馬彪莊子注許叔重淮南注蕭  
該漢書音義曹氏郡國志括地志謚法歸藏六韜劉向典畧  
苑蒼頡篇通俗文字林埤倉聲類韻集字統韻畧纂韻古今  
正字文字典說字書韻詮韻英考聲纂文桂苑珠叢往冊殊  
訓徵引極博內引許君說文及玉篇皆與今本時有同異洵  
足寶也余前采輯許君淮南注及韓詩遺文此中又得甚多  
初覽異文盛懌過望昔阮太傅得日本佚書如羣經治要五  
行大義皆爲古書後出而未及是編又如孫淵如任芝田臧

拜經皆愛集異聞從釋道兩藏蒐出古籍亦眾當時若元應  
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詰訓叢集遺文淺出目爲寶藏采  
資無餘掣經室外集一切經音義提要亦引宋史高僧傳西  
明寺有釋慧琳大藏音義一百卷其書不傳深爲惋歎詎知  
是書近出又加什百字學韻詣識別頗精顧處士序云元應  
音釋尙有漏畧是書精博文華璀璨先賢之論亮非溢美乾  
嘉以後補散拾墜經古成編若見是書刺取益密義由彼教  
尙裨于儒林書流異邦獲顯于今日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俚陽雜錄書後

見趙刻叢書第一集中

趙刻俚陽雜錄章太顛先生所著也此書原名後甲集一名

躍雷館日記其二冊上冊記詩文下冊記雜事有記地記日

記典禮記事記異記語記訓詁記人記物記世系記原記跋

記聲韻共十三門記地四則趙刻無記典禮五則趙刻無記事二

十則趙刻缺五記異六則趙刻缺一記語九則趙刻缺一記訓詁十六則趙刻

缺四內引聘義字尹旁達一條記人十一則趙刻缺二記物八則

趙刻記世系三則趙刻無記原六則趙刻缺四記跋六則趙刻無記聲

韻二則趙刻全內中采詩中忌複字一則律詩首句失韻一則

古人對法一則禰衡之禰一則黃宏達一則余不喜填詞一

則今年玉羽下世一則琴川張蘭芬一則皆其上卷詩集後

所附詩話十二則之內趙刻次序儼到遺漏甚多乃得其殘

本故爾至此以余觀之記日論厯法頗諦細記典禮諸条頗  
詳明而趙刻均佚又其記世系論章氏得姓之始分派之繇  
極爲典覈而趙刻亦缺其書原刻二冊上題山陰章大來大  
顓著趙刻題會稽亦非記地內有云甲午移榻躍雷近又三  
年凡所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堂曰何陋軒明時商  
謚軒燒丹處其非傅山之章可知傅陽襟錄或卽出之實齋  
太史所編歟太顓先生出西河毛氏之門又與方望溪諸先  
生游吾郡獨以好學著上冊詩文皆有見地詩賦諸文清蒼  
可頌余尤愛其鶴賦客星對全越水利考數篇更爲名雋先  
生著作當不止是卽此一編刻於康熙丁酉之季傳書已尠

能傳其殘本幸矣余得其完本尤愿其傳之以爲吾郡文獻之寶

書癸巳類稿校改字論後

俞理初云余得明寫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問詰案晁公武云許慎標淮南書首皆曰問詰是占經用淮南許本其云問詰猶云答難箋釋耳又得一明寫本乃作淮南鴻烈問詰問詰可詭然知爲問詰之誤及檢閣本影寫者作鴻烈人間訓是校者從問詰以意改之不悟其文並不在人間訓也方琦案問詰人間訓固謬改卽問詰亦誤書本作問詰也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云許慎注淮南曰問詰郡齋讀書志謂許

標其首皆曰間詰宋蘇魏公淮南校題敘亦曰許本作間詰  
舊唐書載淮南商詰二十一卷商詰當作間詰又嘗見宋本

淮南子其繆稱題首有淮南鴻烈間詰字樣是許本必作間

詰也說文間隙也从門从月竊謂間讀爲簡

釋名間簡也淮南

許注本說皆簡質徵之繆稱至要畧八篇可見間詰者簡易

之詰訓也詰說文云訓詰言也爾雅有釋詰小爾雅有廣詰

博雅有釋詰詰通作故漢藝文志有魯故齊故韓故毛詩詰

訓亦或作詰許君注淮南亦曰間詰卽此意也其非乘間反

詰之謂可知近人又有以間詰名書者則又承俞氏之誤耳

書眾經音義中大般涅槃經及妙法蓮華經論後



唐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二有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又卷六有妙法蓮華經八卷相傳皆爲釋元應所撰近余讀大藏音義知大般涅槃經音義兩卷乃釋雲公所撰雲公自敘云讐校經文素無定本雲匪量寡昧敬慕茲經遂觀說文以定字檢韻集以求音訓詰多据玉篇傳梵先資金簡釋爲音義兩卷用爲私記云云又慧琳云雲公所製不失經意由勝諸家所音此後南本涅槃三十六卷同用此音音義依雲公所製惟隨羅尼及論梵字疏遠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譯爲正覽者詳焉又讀妙法蓮華經八卷注云沙門大乘基撰其自序云基往參詳譯大小教功發憤前修爰矜後學製元贊十

卷音訓一卷贊以本論爲先有虧資乎異典音以說文爲正  
徵訓采于餘籍云云則是大般涅槃經音訓乃雲公撰妙法  
蓮華經音義乃乘基撰是二經音義非元應書也元應之書  
書初無自序其序乃終南太一山釋氏撰向不得其名今觀  
大藏音義于大般涅槃經前有題序一行云開元二十一年  
壬申終南太一山智炬等集是雲公乘基之音訓智炬合之  
于元應音義中眾經音義序首所云終南太一山釋氏卽智  
炬也攷唐藝文志中有智炬寶林傳十卷注云姓張氏南陽  
人貞觀末以時攷之想卽其人余乃合兩本核之音訓微有  
不同內所採引蒼頡字林韻書古注則皆不異益歎昔人著

述多有混合未經釐別不知所自今得琳公大藏音義顯正其誤始知二經訓釋當與元應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並垂不朽即輯書家亦當別白定其指歸同意披詳庶無殊論爾

王孫遺諸鐘跋

同治癸酉年湖北宜都縣民人耕地得一古鐘今藏於廖秀才家余得其搨文而釋之乃周器也其文云佳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丁亥 王孫遺諸 遺諸 𠄎 其 吉 金 𠄎 𠄎 鐘 𠄎 𠄎 𠄎

中縣獻揚 元鳴子豈 元鳴孔禮 由會旨考于楚堂 我皇 祖

父學申勤繁卷 川斬眉壽 𠄎 𠄎 出 𠄎 𠄎 割同益 𠄎 𠄎 𠄎

鑿誓 鑿二遷遷 鑿欽 蕭慙 鑿老患于改總 政德卽政德 鑿怒

同淑 于戚發 卽威儀 誦歎 誨猷卽謀猷 不飲 鑿鑿鐘由

臣子香 川區以喜 申樂錫食 用樂嘉賓 少雅 父膳卽父兄 季

於南中 及我朋友 余德旨心也 余德以心也 余德餘德

滿 不尺 民人 余德 專明 于國鼓 二鼓鼓 鑿二遷遷 鑿鑿

誤 萬年無誤 崇會 算疎子流口 豈也 永下口乃保字 豈乃鼓

字 按周時蠻夷之國皆稱王王孫不知何國之王孫遺者之

者當作諸遺諸其名春秋有晉侯詭諸亦其比也中鑿嚴揚

許子鐘亦有此文釋為中懸嚴揚竊謂縣同遠說文古文遠

作鑿右旁相似此又从音且字汗簡引有作鑿蓋謂其聲宏

遠而且發揚也元鳴孔錯亦與許子鐘同此錯字少餽於號  
叔鐘有缺字釋爲割義同益𠄎乃畏字邠王鐘怒于畏儀作  
此𠄎字威畏假字也𠄎卽斯字𠄎𠄎石鼓文有其來𠄎𠄎疑  
與說文之𠄎字通𠄎𠄎卽翼翼與下文肅敬義亦相連𠄎卽  
敬字齊侯罇鐘引敬古文有作懋者怒卽淑字誨猷卽謀猷  
古每某字可通說文謀下古文作𠄎从母是其證用𠄎以喜  
卽用宴以喜許子鐘釋𠄎作𠄎非也賓作賓與說文賓下之  
古文正合父兄之兄作𠄎與邠王鐘之作父𠄎同諸璞齋同  
年以𠄎爲兄之古文并以允下之𠄎爲古文相證是也恁說  
文云下齋也𠄎疑同逶迤卽遺宅之謂後漢書作委宅隳

乃𨾏字假爲彌說文彌有从土作𨾏者此从水耳采卽民字  
𨾏卽專明𨾏卽𨾏邾王鐘及許子鐘皆有𨾏𨾏𨾏之文  
趣與邾王鐘之𨾏字同許子鐘作𨾏卽熙字之變體也采  
疑卽會字汗簡繪下引孫強集字作𨾏此鐘乃古人宴飲之  
所用其樂鐙銑篆皆合周禮樂鐘之舊制且與諸璞齋同年  
所藏邾王鐘文法多合亦攷古者之所愛翫也

商鐘有𨾏釋爲利萬此𨾏字或亦利字之變體

### 倉頡篇補輯敘

孫輯倉頡篇有兩本一爲初印篆字本一爲校定正字本淵  
如先生自敘謂因任氏幼植輯字林而作然采引楸密不若

字林方琦久思補正迄未就焉近又從唐釋湛然輔行記蕭該漢書音義及惠琳大藏音義數書刺取逸文務從覈實續爲一卷附諸孫書漢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元尚今已不傳急就一篇全書具在內皆倉頡正字卽此可以類推方琦又謂今之方言卽揚雄倉頡訓纂舊書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順續倉頡此卽倉頡訓詁參證方言之確據也

小學家載訓纂一篇揚雄作其體當同倉頡又載揚雄倉頡

訓纂一篇即今方言中文故方言中先列訓詁次載方言如

齊人謂某楚人謂某云云與近輯倉頡篇文時有相合陸氏釋文

引倉頡篇劇目病也吳江淮之間曰疇今方言二疇下亦云

吳揚江淮之間或曰疇眾經音義引倉頡篇齊東曰瘼今方

言三東齊海岱之間曰瘼大藏音義引倉頡篇瘼病也

陳齊謂聲散曰瘼今方言六瘼下亦云東齊聲散曰瘼疑鄒

君所載方言亦皆本之揚雄倉頡訓纂匪特五百四十部多

采倉頡舊文也倉頡中多古文漢後隸書盛行傳寫滋繆揚

杜所傳體自謹嚴張郭解詁不免驛襍此其大畧也孫輯倉

頡以說文部分條系其下觚雖眾異意若可師近覽大藏音

義二十七引倉頡女部作嬉是倉頡舊書亦有部類傳疑傳



信道歸蓋闕故書墜誼不絕如經萃而編之以俟來哲

字林補逸敘

乾嘉之間好輯古書摭遺拾墜具有條理漏佚固非菽稷亦失任氏所輯字林考逸最爲完密當時惟臧氏拜經嚴氏鐵橋所輯之書足與媲美據近覽大藏音義及希麟音義玉燭寶典諸書採出任氏未列者幾及百餘字復見者不錄又附以爾雅釋文蕭該漢書音義三國志注數條補其所缺惟慧琳音義多主說文玉篇采證字林極爲尠少良可慨也竊謂洩長之書前惟倉頡後惟字林薈萃古今之文曉洽篆隸之旨後先暉映研掇其真故唐試士以說文字林共爲一科方

琦補輯倉頡以後復寫是快庶幾爲字書凱式

韓詩遺說補敘

漢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蓋三家皆今文之學齊韓多同于魯韓尤與魯相近也嘗謂兩漢之世競習今文三家並列學官共循師說許鄭大儒皆先受今文之學鄭從張恭祖受韓詩見于本傳許君說文解字間存韓詩之說此其證也毛詩晚出汜今猶存今文流別世昧其義臧氏韓詩遺說一書視勺園玉函所輯至爲覈實陳氏樸園韓詩遺說攷卽本是書畧爲演贊方琦好爲詩今文之學舊述魯詩歷有年所輯錄盈匱汲汲不遑自昔通

儒皆屬治古今文之學親見完書擇善而從迄及于今魯詩已亡韓詩亦佚賴乾嘉經師摭羅善拾漢經範圍斯世猶知拜經先生所輯韓詩非經左論不以刺取前從復堂傳錄是書趙氏所刻亦此本也方琦近歲得見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希麟續音義及日本新刻玉篇零部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次第補輯韓詩一百五十餘條其義多臧氏未采至引書尚有互相表著者加大藏音義二十引韓詩續續往來兒無可比附迫闕唐本玉篇其文屬于緝緝續續謀欲語言之下大藏音義七十引韓詩漸清也無可比附迫闕唐本玉篇其文屬于會朝漸明之下又如釋文引韓詩勿子彌適適數也唐本

玉篇引从言作謫釋文引韓詩歌以訛止訛諫也唐本玉篇

引从卒作誅大藏音義二引韓詩迺大也唐本玉篇引作乃

大也大藏音義三十引韓詩謫言妖言也唐本玉篇引作訛

言誼言至如大藏音義五十引韓詩陶變也知元應經引上

帝甚陶陶變也為韓詩義大藏音義六十引韓詩娠振動于

內也知元應經引大任有娠娠動也為韓詩義大藏音義九十

十引韓詩桴聚也知說文引原隰桴矣為韓詩義大藏音義

六十引韓詩幬單帳也知爾雅郭注引抱衾與幬為韓詩義

又大藏音義九十引韓詩四肢以應四時乃外傳語三十引韓

詩檝株有深坑乃韓非子語四十引韓詩樞機制動之主乃周

易韓康伯注文皆當翔實屏繆完歸本書如此之類不可臚  
舉倘獲暇日麓爲發明章闡今文彌資揮討關諸畜德其志  
師承夫讀書至老不能徧古人不及見今人每念此言輒用  
皇然

倭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跋

日本近出古書甚多祕美卷子本尤多隋唐舊冊世所尠睹  
余前得琳音百卷已爲寶藏茲又獲見新刻唐人卷本玉篇  
零部系部第四百二十五至索部第四百三十一凡七部四  
百二十二字爲一冊又言部第九十一至幸部第一百十七  
爲一冊又第十八卷之後半分放部第二百七十一至方部

二百八十四爲一冊又水部滄字至銑字爲一冊共四卷後  
有得系部前半部爲一卷余尋繹舊文知定爲野王原本其  
書與通行玉篇字少文多且從此可知孫強以後增益型迹  
希世之寶未可多得其中所采古書皆題篇目佚希古籍賴  
此益宏唯攷梁書蕭子顯傳文云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  
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愷爲子顯使更  
與學士刪改然則玉篇在梁時亦有刪并竄改已非野王舊  
帙可知况野王受勅撰玉篇表云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又上玉篇啟云謹依條例異同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  
梁王顧氏依例勘定證成其說參差解沓亦有由來今讀此

書凡每字下皆先有音訓或詳或畧不襍出後多有野王案云云案下訓詰悉紀原書并其篇第凡諸博采均有依據多以倉頡說文聲類埤倉諸書爲本太宗以爲詳畧未當亦非無因蓋奉勅撰書非同私家著述可以同條共母襍而不越疑此書尙在蕭愷刪改以前較孫強大廣益本更覺乎尙已石山寺舊藏題云是書每注中有野王按語與慧琳經音及弭泐外典鈔所引均合則此爲希馮原本尤可概見也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跋

燕京崇仁沙門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凡十卷所續者乃因惠琳大藏音義而作也大藏音義亦名一切經音義與元應

眾經音義有異余於往歲得讀琳音百卷歎爲寶藏遂爲補輯韓詩許君淮南注倉頡篇字林埤倉聲類等書後聞東洋友人言尙有希麟所續十卷未獲披覽延睇到今近謝君芷泉於倭中購得是本舉以相詒急爲刺取志其顛末其序云元應譔眾經音義二十五卷慧苑撰新華嚴音義一二卷雲公撰涅槃音義二卷大慈恩寺基法師撰法華音訓一卷至唐建中末有沙門惠琳撰成音義總一百卷唐梵對繙古今同異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未志年月無從攷證後覽其第五卷旃蒙歲條下有云代宗皇帝廣德三年甲辰改永泰元年二年乙巳卽旃蒙歲也到今統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



三年矣統和乃遼聖宗紀年且燕京乃遼金建都之地希麟  
爲遼僧無疑其時與宋太平興國相邇古書未盡散亡雖經  
文詮釋多本琳音而內中所載字林韻集等書恒有希見舊  
書雅故賴以不墜數典不忘未可沒也

近覽至元法寶勘同  
總錄亦載希麟之書

洵足  
尙也

息夫人非息媯說

息夫人非息媯也余閱湖北通志于漢陽祠廟下載息夫人  
廟云在大別桃花洞卽桃花夫人也近猶廟祀不改竊謂廟  
顏息夫人此古義之尙存也當時楚子爲息媯之故而滅息  
是息君之身死國亡息媯爲之也息媯爲之不能出一死以

殉息君而醜顏從楚文以歸此失節之孽妃傾城之哲婦當時羞稱之烏足以廟祀百世下哉不知所祀者非息媽乃息夫人也攷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此魯詩之說也劉更生頌云

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

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云云

夫人之位亞于適妃故更  
生以息媯爲適妃者是也

乃知

被虜者爲息媯殉死者爲息夫人合而一之則誤也故左氏

言楚子滅息以息媯歸先皆言息媯後乃言文夫人而從無

言息夫人者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則亦標而出之

以別於息媯自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每好以浮游無據之詞

輕玷名節千百載後有心尙論者往往慨之息夫人事亦其

一也况地近申息之舊壤以息夫人之視死不奪貞藪絕倫

稔鞠馨烈流衍故里其祀之于數千年下而不湮其義節亦

人心之不死也徐嵩曾煥所爲碑志固誤讀左氏之文以息  
媯之事橫加侷薄皎皎如息夫人豈容磨涅特世無列女傳  
將不得昭雪豈不可慨哉至近人能讀列女傳者又不尋繹  
中壘之頌辭而妄以息媯謂卽息夫人強爲解說而附會之  
微特左氏與魯詩古書相鑿抑亦息夫人所不受也唐人宋  
之問題桃花洞息夫人廟詩云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  
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  
別一朝俱殺身此亦本之列女傳頌贊而已知廟記者乃息  
夫人非息媯矣始信古人讀書不肯苟且安能盡得左諛皆  
如息夫人者一一而表暴之也

蕭廣濟孝子傳輯本敘

昔宣聖作孝經以後緯書有孝經援神契威嬉拒鉤命決雖

雄圖諸篇其說未純為世所忽吳越春秋載陳音對越王問

彈生于古之孝子是三代以前亦有孝子之目漢劉向為孝

子圖不傳于世法苑珠林四十九引隋志載蕭廣濟孝子傳劉向孝子傳凡四本

十五卷新舊唐志同以外有徐廣孝子傳三卷王韶之初學記引

作王孝子傳讚三卷鄭緝之孝子傳十卷師覺授孝子傳八

卷宋躬藝文類聚引作宗躬孝子傳二十卷又孝子傳畧二卷唐志有

虞槃佑孝子傳一卷新唐志有梁武帝孝子傳三十卷申秀

孝友傳八卷又有亡名禱孝子傳二卷藝文類聚有周景式

孝子傳又有孝子傳無撰名者其書皆不傳見于類書志注  
往往得其軼說攷蕭廣濟晉人爲輔國將軍著孝子傳十五  
卷余三冬閒居香其逸文共得數十又從隋玉燭寶典得一  
則唐釋湛然輔行記得二則白帖得一則尤爲尠見惟輔行  
記引三州人一則末有云梁朝破三人離廣濟晉人何知有  
梁疑梁或作梁漢或作漢字相似而誤也御覽引何子平一  
則有云宋大明末大明乃宋武帝紀元晉至大明末相間幾  
十年疑原書亦有後人增入矣昔王文攷魯靈光殿賦有云  
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下及三后姪妃亂主忠臣孝子列士貞  
女張載注云孝子若申生伯奇之類又御覽四十三引戴延

之西征記云昔魯恭冢前皆圖孝子忠臣形象漢武梁祠堂畫象載孝子自聖門弟子曾閔以下及柏榆董永邢渠諸人灼著于世惟邢渠哺父考古家皆謂其事失傳不知卽出于蕭廣濟孝子傳中使其書不錄至孝姓名幾將湮沫旣幸夫古籍之足徵而又喜夫古孝之可以宣闡也集爲一卷庸示凱式

委七解

沅州使院稿

詩召南羔羊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謂行迹可從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其音讀與倭墮同詩邶風君子偕老章作委委佗佗古人凡重文皆作二此委委佗佗卽同羔羊

詩之委蛇委蛇佗本作宅許書蛇字作宅故御覽引借老章  
詩作委委蛇蛇此讀與石鼓文君子員員邈邈員旂調應作  
君子員邈員邈員旂一例爾雅委委佗佗釋文引顧舍人作  
禕禕宅宅漢衡方碑禕隋在公禕隋卽委蛇之異文臧氏拜  
經謂禕隋乃魯詩爾雅注多魯詩之學衡方碑之禕隋與爾  
雅注之引作禕宅正合其爲魯詩無疑洪氏謂禕隋乃韓詩  
非也詩釋文及唐慧琳大藏音義並引韓詩作逶迤許君說  
文解字委字下云委隨也委隨卽委佗與唐扶頌之逶隨劉  
熊碑之委邁皆同其作隨與魯詩作隨亦合此許君用魯詩  
之證也隋字碑文作隋誤應從許君作隨正字似應作媯說



文南楚之外謂好曰媼从女隋聲借老章正形容女人容德  
之盛故應作媼列子楊朱篇擇稚齒媼正合然廣雅釋詁  
一隋好也是媼隋亦通至媼下之古文媼宜列于媼下爲合  
莊子遺宅其貌遺宅卽委宅漢書東方朔傳作遺蛇卽同甘  
泉賦之透蛇古書皆得通假也

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輯本敘

侯氏易說敘失已久莫詳其世次李鼎祚集解及史徵日訣

義恒引之蓋五代時人也

經義攷列於關  
朗何妥之後

王應麟曰朋盍簪

簪疾也

子夏  
易說

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

有簪名意謂簪訓爲非然韓非子周人忘王簪鹽鐵論神禹

治水簪墮不綴簪雖秦漢之俗文而相承已古侯氏簪簪固括之訓亦以設喻耳烏乎訛之

何妥字栖鳳撰周易講疏隋志作十三卷北史作三卷書已散軼矣見諸集解口訣義諸書猶足尋繹遺緒漢上易說言何妥文言注其論卦氣與鄭說同是其說尙足闡驗高密古義也昔觀孔氏正義引何氏說不得其人然後漢注易何氏四人晉何晏著周易私紀二十卷宋何譔之著周易疑通五卷何胤著周易注十卷又有何襄城爲六象論已後于栖鳳後讀惠氏本義辨證引正義臨卦至于八月有凶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定爲何栖鳳之說古人先得我心

并志于此

崔憬易不載於藝文志諸書故其書之卷次人之世次無可  
覃攷惟李鼎祚恆引之要亦不背乎師說者宋咸云前輩如  
虞翻崔憬之用互體京房郎顛之用五行皆遠聖人之道是  
其人參于漢魏名儒之間卽其恪守漢魏之易可知也第其  
人其書眇不可數中興書目攷李氏所採諸家崔憬繫於劉  
瓛何妥之後沈麟士崔覲之前至朱睦㮮所說亦同余以謂  
諸家特未深攷崔憬大衍之說兩引孔氏正義是其人生於  
五代之季而猶及見沖遠正義者也至集解所引前惟荀爽  
虞翻後惟何妥崔憬說爲最多故錄之爲兩卷

淮南說文補註敘

許君絕學遠爾儒宗究洞聖情覃思稽撰接述師說最爲近古五經異義零落殆盡說文解字始一終亥其理相母滋乳浸多淮南鴻烈間詁已亡掇香遺注演贊靡盡釐定八篇二注迺判完歸本書足快嗜古竊疑許君記上解誼本同證之說文必多相合何以明之特舉其凡如原道訓峭泐刻刑文選注引許注峭峻也而說文亦曰峭峻也倣真訓鏤之以剗劂文選注引許注劂劂曲刀也而說文正作劂劂曲刀也天文訓東方木也開元占經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而說文木下亦云冒地而生也脩務訓苗山之鋌文選注引許注鋌銅

鐵樸也而說文正作鋌銅鐵璞也倣眞訓猶條風之時灑也  
文選注引許注灑汎也而說文亦曰灑汎也天文訓不可以  
夷邱上屋開元占經引許注夷平也而說文亦曰夷平也說  
林訓非以一璞塞江也御覽引許注璞塊也而說文亦曰璞  
塊也秦族訓非券之所能責也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而  
說文亦曰券契也知許注淮南其說與說文多同有如此又  
如說文水部澍多汁也卽原道訓甚淖而澍之說木部樗青  
皮卽倣眞訓樗木已青翳之說木部搏桑神木日所出也卽  
墜形訓搏桑在東方之說竹部箒判竹圍以盛穀也卽精神  
訓守其箒箒之說水部頽丹砂所化水銀也卽墜形訓硃五

百歲化爲頽之說豸部獬豸似羆虎爪食人迅走卽本經訓  
下殺獬豸之說人部𠂔惟醜面也卽修務訓蓐母𠂔惟之說  
厂部廔諸治玉石卽說山訓玉待礚諸而成器之說此必許  
君自採注淮南之說雖不明言灼然可知也又有淮南之文  
與說文異而知說文所載卽許注淮南之說者如假眞訓華  
藻罇鮮卽說文罇鱗金部罇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天文  
訓秋分稊定稊卽說文秒禾部秒禾芒也墜形訓日浩澤浩  
卽說文臭大部臭大白澤也覽眞訓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  
狂卽說文皐屮部皐草木妄生也今許本淮南已亡可由說  
文以補者有如此又有淮南許注有此字而爲說文所無者

如原道訓婦人不婦詩正義引許注淮南云楚人謂寡婦曰  
婦而說文無婦字彷徨山峽之旁文選注引許注淮南云岬  
山旁而說文無岬字倣真訓莫鑿于流灤文選注引許注淮  
南云楚人謂水暴溢曰灤而說文無灤字越舩蜀艇御覽引  
許注舩小船而說文無舩字天文訓月死而螺蚌瘕御覽引  
許注淮南曰瘕滅蹠也而說文無瘕字覽冥訓澤受溷而無  
源者也文選注引許注淮南漢湊漏之流也而說文無漢字  
人間訓撻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淮南撻擔也而  
說文無撻字修務訓不待策綴而行御覽引許注淮南綴策  
端有鐵也而說文無綴字以說文補淮南之法亦可以淮南

之注補說文也又有淮南作此字而依說文當作彼字者如  
假真訓必無餘梓依說文作獻櫛伐木餘也天文訓陽燧見  
日則然而爲火依說文作鐵燧陽燧也墜形訓龍淵有玉英  
依說文作瑛瑛玉光也時則訓令國人儼依說文作魑魑見  
鬼驚詞也涼風始至依說文作颿颿北風也覽冥訓偏枯之  
藥依說文作癩癩半枯也如此之類不可毛舉或當時許注  
之本竟有作此者矣又有若說文黜忘而息也今淮南原道  
默然自得廣韻引淮南正作黜然自得則黜忘之訓與淮南  
注當同說文沆莽大澤也今淮南墜形曰亢澤御覽引淮南  
正作曰沆澤則莽沆之訓與淮南注當同至若說文中草部



引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卽時則訓芸草生之注虫部  
引淮南子蝸蚘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卽犯  
論訓水生蝸蚘之注非特戢下引淮南王傳荆人鬼越人戢  
鱣下引淮南王傳伯牙鼓琴鱣魚出聽與今淮南正同也又  
有說文卽本淮南之義者如天文訓四丈而爲匹說文云匹  
四丈也說正同又欲知南北廣袤之數者說文云南北曰袤  
東西曰廣說正同墜形訓故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說文  
云禾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麥金王而死火王而死說文同又  
無角者膏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說文云無角者膏戴角  
者脂說正同又有許注八篇中之說與說文同者如繆稱訓

猿狖之捷來措許注措刺也而說文正作箝刺也齊俗訓弱  
緡羅純許注弱緡細布也而說文正作緡細布也道應訓是  
直聖人之糟粕耳許注糟酒滓也而說文正作糟粕酒滓也  
詮言訓菘飯糲馬許注菘雕胡而說文正作菘雕菘也兵畧  
訓修鍛短鏃許注鏃小矛也而說文正作鏃短矛也人間訓  
以突隙之煙焚許注突竈突也而說文正作突竈突也秦族  
訓夫蛟龍伏寢於淵許注蛟龍屬也而說文正作蛟龍屬也  
要畧訓一朝用三千鍾贛許注贛賜也而說文正作贛賜也  
知入篇爲眞許注而與說文同也有如此更有高注十三篇  
中其詁訓有與說文同者亦疑半爲許注如道原訓干越生

葛絺高注絺細葛與說文絺部絺細葛之說同倣原訓澤及  
蛟螭高注蛟蟲行也與說文虫部蛟蟲行也之說同天文訓  
音比南呂高注南任也與說文南方枝任之說同墜形訓洋  
水出其西北陬高注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與說  
文水部漾出隴西狽道東至武都爲漢之說同時則訓食麥  
與羊高注麥金也與說文麥金之說同覽冥訓虎豹襲穴而  
不敢咆高注咆嗥也與說文口部咆嗥之說同精神訓夫有  
夏后氏之璜者高注璜半璧也與說文玉部半璧曰璜之說  
同本經訓直道夷險高注夷平也與說文夷平之說同主術  
訓黼黻文章高注白與黑爲黼青與黑爲黻與說文黼白與

黑相次文蔽黑與青相次文之說同凡論訓頁展而朝諸侯  
高注展戶牖之間與說文戶牖之間謂之展之說同說山訓  
冠錙銖之冠高注六銖曰錙八銖曰鍾與說文錙六銖也鍾  
八銖也之說同說林訓心所欲鐘毀爲鐸高注鐸木鈴也與  
說文鐸木鈴也之說同修務訓曳齊統高注統素也與說文  
統素之說同此十三篇與說文訓同者不能悉數要不無羸  
入之處非若原道訓高注八尺曰仞與覽冥訓高注七尺曰  
仞先後說違以說文伸臂一尋八尺推之知八尺者乃許注  
而非高注矣墜形訓高注在木曰果在地曰蒞與時則訓高  
注有核曰果無核曰蒞先後說殊以說文在樹曰果在地曰

蘇推之知在木在地乃許注而非高注故淮南問詁書雖遺  
佚茲據舊輯許注佐以八篇復爲援探說文備其訓義使汝  
南之書與濮陽並峙不至肴亂雜廁千載沈晦亦云幸矣今  
復遺暑邗上參攷是書蒐其詁說都爲八卷引伸觸類靡不  
綜萃冀有達者理而正之

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

漢儒之易自田何後莫古於施孟梁邱之學許氏稱易孟氏  
蓋宗孟氏之學者也後儒疑爲所稱孟氏其文多異而不知  
此爲孟氏古文之易也說文解字自敘曰所稱易孟氏詩毛  
氏書孔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蓋謂全書發

揮多合韻籀古文因取經之作古文者證之易其一耳如乾  
卦夕惕若厲惕作勗厲作夤充龍有悔亢作恍屯卦乘馬班  
如班作驢泣血漣如漣作漣蒙卦再三瀆瀆作黷以往吝吝  
作遴小畜車說輻作輿說輟履卦履虎尾愬愬終吉作履虎  
尾虩虩恐懼終吉泰卦包荒作尻噬嗑卦噬乾肺作塗大畜  
卦童牛之牯作告習坎祇既平祇作禠離卦日昃之離作廂  
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突如突作去恒卦振恒振作措晉卦  
作晉明夷用拯馬壯吉拯作拏睽卦其牛掣作幫其人天且  
劓作劓損卦已事遄往作呂事夫卦其行次且作豨豨姤卦  
繫於金柅作柅升卦允升大吉作鞮升困卦困于豮豮作劓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以

黜革水火相息作熄其文蔚也作文斐鼎卦亨飪也作顛飪  
豐卦豐其屋作豐巽卦作翼旣濟縵有衣袷作需有衣絮繫  
辭夫乾確然作霍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庖作慮服牛乘  
馬服作備重門擊柝作橈天地網緼作壹壹雜而不越作越  
說卦爲的穎的作駒之類雖系許君謹守管文而出於孟氏  
古文之易者不少今攷釋文所引孟氏易異文甚夥其云說  
文作某者皆說文用孟氏古文之易也惟釋文間其无人引  
孟作窒而說文曰窒塞也咸其輔頰舌釋文引孟作俠而說  
文曰俠俛也損卦懲忿窒欲釋文引孟作浴而說文曰浴洒  
身也並不載易說至于豐日中則昃說文作廂釋文曰孟作

稷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說文作慮釋文云孟作伏晉卦  
之晉說文作晉釋文曰孟作齊晁氏云齊古文似許君引易  
未必盡出孟氏古文又如揚之作勸班之作驢麗之作麗多  
有孱繆未可盡信至若用拊馬壯吉乃子夏傳禊旣平乃京  
氏易靴升乃施肇本知許君所採亦不盡出孟氏如引詩主  
毛公而雜采三家引書主孔氏而雜采歐陽之類無足怪也  
要之許氏所見乃孟氏古文之易偶爾探證必取古文而不  
妄相肌改間有異者亦由傳本之異同古人恪守師說不可  
及也猶如鄭氏解易多用費氏古文後儒譏其好改字抑何  
慎也漢儒去古未遠所見多古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非如



後儒習見嚮壁虛造之說反謂古人好奇標異輕竄經文良可慨矣漢儒說經莫純于許鄭故並論之

兩漢經儒表敘

夫自曠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經傳繇茲殘落一二守古之儒竄伏巖谷之間漢之興也叔孫通陸賈之流緣飾學術導君宗風其後言易自淄川田何而有施孟梁邱京費高氏之學言書自濟南伏生而有歐陽今文安國古文之學言詩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而又有毛氏之學言禮則魯高堂生而又有后慶夫小戴之學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而又有嚴顏公羊瓊邱穀梁及左氏之學文景以還著

之功令勸敦崇教興化勵賢賢良文學博士弟子驚響集景  
動稱家法儒林演贊傳爲極盛夾或厠之世及之末附之別  
傳之內抑或道母絲屢不絕如縷姓氏堙沒絕業蔑攷降至  
亡新傷虐禮樂斯崩墳典剗缺經士蒙禍光武崛起與干戈一  
定首崇經誼一時服儒冠稱先生者蔚萃闕下嗣是通論自  
虎之觀參校蘭臺祕書稽式古典廣業甄啟其始有范升杜  
林鄭興衛宏之徒其後有馬融賈逵盧植服虔之儒齊鑿空  
雙振灼今古來學蠶序依援門牆各以千數選爲高能而高  
尚爲羣儒大宗浚長爲小學元士五經之道賴以不墜蓋嘗  
考之元始以前經傳漸益熹平以還章句紛若後世經師都

于兩漢通經名家津原可溯以及文學份份述作牽連摸蘇咸有本元今錄爲表雖淺業墨守咫聞婁務凡繫傳經概著于篇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永元鐃斗

光緒九年六月興山縣東邱氏田中掘得漢永元鐃斗其文云永元十五年彛堂彛詔今尺厚一分高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口徑六寸七分底徑五寸七分周口有幅廣八分奇去左六分有環環徑六分自環有帶繞底至右去右六分有柄已殘其存者長九分廣八分厚五分案郵書金部鐃斗也史記李廣列傳孟康注云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以銅爲之埤倉鑑溫器有枋斗似  
姚今據拓本日徑修于底徑柄已徑缺確是鑑斗爲漢時軍  
中行釜其款識云永元十五年堂狼造案器爲堂狼縣所造  
積古齋款識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洗又漢安二年朱提堂狼  
造魚鷺洗二器其徑皆廣于此章和尤大然無柄故是洗也  
華陽國志堂螂屬朱提郡云因山名也宋書州郡志甯州堂  
狼今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續漢書  
郡國志有朱提無堂狼蓋省并矣此器後章和二十餘年前  
漢安七十餘年是堂狼尙未省入朱提也年字作彛與積古  
載永建朱提洗作彛畧同此爲漢隸變篆之正體狼作彛與

章和作退均異造字僅彡旁小異皆未有分意筠清館金文亦有陵陽醜漢器之紀年繫地由來舊矣

賈太傅井專攷

光緒紀元之歲新建夏糧儲重建賈公祠新其構字巍然矣然其祠之後傳有舊井志言卽賈公井尙有太傅石牀及手植二柑柑早槁無存懾石牀猶在其井亦圯窪恐其湮沫因而浚之得專四五方質狀堅阜爲漢無疑其文有大吉大吉永寶宜子孫諸字似篆似隸古意疏落夏公制其一爲硯陳丹皆廣文得其半以貽余亦制爲硯大吉二字皆完好一面僅宜子字下缺安古不紀元但書甲子漢成文景之間始有

其制此專在漢成以前故無紀元之字太傅至今幾三千年  
摩挲古物洵可寶貴較之五鳳黃龍尤出其先幸爲藏之母  
磨母磷

漢孳室文鈔四

終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漢孳室文鈔補遺

會稽陶方琦

復孫仲容同年書

舍弟反里獲披教言兼寄家刻兩種皆表襮絕詣敷斟古碣  
參摶之餘綦佩厚誼遙聞大鳳圖南搏志箸述侍高堂之寢  
簞寫經幃之記注一第何重千秋有人近時鄉敦頗多好古  
不乏流傳宋槧稗販瀛書已覺風尚漸敦漢經互焜然茂齡  
碩學粹然著作如足下者誠未敢別許也尊箸金文拾遺周  
官長箋必傳之書常深企備倘禮堂寫定竊以先睹爲快倭  
域近出古書尤多卷本慧琳大藏音義以外尙有希齡續一

切經音義皆稱寶藏足供刺取又見卷本玉篇零部稿爲野  
王原書采引古編倍蕪今冊強恤所增可尋其迹此外如玉  
燭寶典內經太素異書迭顯每望刊流海外披求亮澈巨嗜  
琦聞居善藝誦書眇暇重檢昔業大半荒蕪雖屬鮮民之生  
絕無迨羣之想良遠羨獎胡至於斯讀禮兩稭惟校大戴魯  
詩鄭易勵得虛牟專室咫聞殊無多異近成者爲蕭廣濟孝  
子傳一卷倉頡篇補輯兩卷許君年表一卷韓詩遺說補一  
卷字林補逸一卷皆瑣屑訓詁粗疏掇蓄不得以質著家未  
敢自信也金文涉獵本陋攻覈尤疏薛阮吳三家畧有理董  
筦穴所闕虛勞下問兩樞之書說字恒繆非逢巨識未判菑



灑摺商周金器之文補浚長說解之闕此乃絕學惟仰高明  
初涼之候尙有鄂行不盡之意但增爻繫

致劉叔俛孝廉書

奉誦大箸淵懿名通漢學師承德門家法傾企之私有殊恒  
等乾嘉而後經學皆萃於江右嘉定高郵儀徵寶應陽湖武  
進鉅儒迭出一代經術倚爲盛衰留衍至今餘芬未沫弟僻  
處孤墩聞道已晏西河南江先達寡繼早年剽竊詞藻汨沒  
人事辛壬之劫存籍蕩焉往歲所述鄭易魯詩二種迄今無  
存見世人無爲鄭易作疏者發篋爲之區分十類折衷一是  
博思高密之義力闡皋聞之說治之十年僅得數類至於魯

詩演贊未盡採遺拾墜比勘宜精藝文以爲近是卽中壘七  
畧之言中郎書於熹平有石經一字之本今文統括先河依  
溯閣下劭年碩學夙所推崇倘有以導余先路用祛未寤有  
徵必信曷任盼企方琦頓首

淮南許注異同詰續補跋

鄂中刻補遺一卷後又獲見日本近出古書數種如唐人卷  
本玉篇零部三冊又續出絲部一冊及隋杜臺卿玉燭寶典  
十一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重得淮南許詰如此始知  
異書迭顯嚮學靡止再有續聞必勤斟錄前閱畢氏關中金  
石記云唐人有史崇道藏一切經音義引據古書亦稱博雅

尙書歿後迄未刊行世無其書知者并尠儻假以編帙前緣  
繙帛餘暇續摭閒話力歸完書竝世學者當有同志甲申秋  
日陶方琦跋於郡齋之雙禱隋室

跋孫步升輯京氏易章句後

京氏長於飛伏世應之學故其書不純所傳易傳三卷疑卽  
錯卦逆刺占災異之書也漢藝文志京易凡三種八十九篇  
隋經藉志有京氏章句十卷略見於僧一行李鼎祚諸書然  
散佚已久單詞子義存者希寥陸氏釋文所載盍攢剝簠瑞  
頤大經諸訓皆與易文互異師承縣延各收顓室言易家所  
不廢也朱氏經義考亦採釋文言京易者數十則茲步升先

生輯爲一卷織屑不遺扶微匡墜有裨易學所採釋文外晁氏說居多琦謂釋文所採皆係京氏章句舊本蓋隋志獨載此書故元朗猶及見之惟京易以八宮爲序蓋以八純卦變六十四卦者也今釋文於每卦下引某宮某卦如屯下曰坎宮三世卦蒙下曰離宮四世卦需下曰坤宮游魂卦之類必是京易章句舊本陸氏特引其說耳似當補入於每卦下以存京易章句之舊兼以快好古者之嗜爾

書曹娥廟碑後

曹娥之廟在會稽縣治之東漢季迄今二千餘年古孝巍巍萬禩不沫度尙之碑中郎之贊香風有靈馥芬永夫至性

縣互詎籍文字盛德照耀至行通神煥往暉來厥義無二方  
琦於庚辰之歲試臨岳郡地有羅娘廟者邑人稱之旋考志  
乘詠歎不足羅娘之父爲秦鐵官運鐵毀舟淪於洞庭羅娘  
悲號根於至性求尸不得亦隨休死白雲英族靈氣盤互土  
人胙嚮以答昔嫩陸賈使粵反薦銅鼓載之邑書非佯無稽  
不傳於世此何謂哉竊以羅娘之事在娥之先年更五百孝  
符一軌曹娥越祀羅娘楚祝沈懿流行各難磨泯日月所照  
莫不欽仰而越廟一碑轉足千古不籍文字吾斯未信

論語孔注辨僞跋

西隴先生著書極富燹劫以後大半淪穢僞孔流傳尙書孝

經兩注以外尙有論語舊傳先生焯識關審詞發靡遺斥爲  
僞書小儒咋舌精心確證足繼前修昔又見先生未刊之書  
爲說文古本攷五卷傳錄未竟近無是書世有其人或墨之  
板使知先生經學小學竝極精深光明越聞庶幾未替往歲  
憚崧耘觀察彙刻叢編琦以是冊及張氏易緯畧義報之邇  
張宗風各得墜緒文字有因或在是與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屬宗老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薦芟屈建  
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非祭典也遂用羊饋而去  
其芟陶子曰屈建非禮矣昔文王嗜昌歠武王薦於廟匪謂

其細也蓋其孝思之旁皇無閒於存沒故必求其生平所嗜之物而薦之僅僅而能薦其所嗜亦孝子之痛心者也今屈建以謂非祭典而去之毅然特恐其違於禮耳不知未能非禮而先已非孝且非禮事小非孝事大此則子木所不知也其言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一芟也而亦非珍異一嗜芟也而亦非陳庶侈夫子曰祭欲其豐又曰春秋薦其時食誠無一非孝親之心迫之也乃生旣不能盡歡而沒又不能薦其區區之所嗜尙可謂之違而合道哉倚相之譽要不過南人之見耳

論里克

優施飲里克酒夜半召與語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于明日稱  
疾不朝三旬而難成陶子曰里克弑君之罪人也人皆知其  
殺奚齊殺卓子而不知其殺申生者亦里克也向使聞優施  
之謀卽當力諍於朝諍不從卽當規申生以行申生行矣卽  
不得爲太子猶不至爲身名俱裂之人况當時獻公所畏者  
里克一人耳里克不從則獻公必不能殺申生獻公欲殺申  
生必先殺里克里克一日不殺卽申生一日不死是申生之  
死死於里克求自免之一言也故余謂殺申生之罪譖之者



驪姬主之者獻公而成之者實里克也至於求中立自免而  
卒不免宜哉

讀蘇子孫武論

蘇子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將帥  
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吾君是故將帥多而敵  
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權愈重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  
利之敵國爲君之憂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  
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陶子曰誠哉千古之至論也夫  
天下有治而必有亂者時勢之常也天下紛紛寇賊並起天

子於是設將帥以討之寇賊日多將帥亦日多是將帥乃寇  
賊之助而成也將帥藉寇賊之勢而功業日隆爵位日崇  
父子兄弟宗族交游日益光寵則是寇賊者天子之所讎而  
將帥之所德者也然將帥亦豈眞德寇賊特恐寇賊一平則  
功業不日隆爵位不日崇父子兄弟宗族交游不日益光寵  
一日有寇賊卽一日有將帥將帥寇賊交相爲重遂有遷延  
觀望不欲速平者則豈非天子讎之而將帥德之耶或曰將  
帥卽速平寇賊天子豈卽廢之其不速平者乃困於勢耳余  
曰使其困於勢天下未有不諒之者余之言爲難諒者而發  
也吾思天子之於將帥也今日復一城而秩加焉明日克一

邑而秩加焉天子不惜降其至厚之恩至崇之爵以鼓激其  
意似爲將帥者宜痛憤激發以効馳驅如賈剛侯之破赤眉  
郭汾陽之平吐蕃岳忠武之直抵黃龍城斯能功銘旗常而  
不愧忠貫日月而不渝何至於坐擁重兵徒爲耀威邀祿之  
計而實無速弭禍亂之心哉今夫瘍醫之治壅也其初壅不  
甚潰也自遇瘍醫而潰益甚非瘍醫之樂其潰也非潰而平  
之不足以見功已潰而速平之亦不足以見功必需時已久  
償利已飶而始爲平之彼患壅者亦聽之而莫能誰何嗚呼  
今之所謂將帥者皆祖瘍醫之故技者也

鄭雅序

漢儒說經精且宏者莫過於鄭氏鄭氏爲季漢大儒其說悉有所本且訓詁亦惟鄭最醇而鄭氏不自成一書如許氏說文類亦欠事也余服膺鄭學有年凡於鄭氏詩箋三禮以及易注易緯書注書傳等冊其說粹美者悉爲擷取鄭氏注書雖眾亡者亦甚其存於今者節而載之目爲鄭雅而已攷詩序曰雅正也鄭雅南箋亦曰雅正也說文正字注曰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按正从止正亦从止止而不過乎則謂之雅也昔周公作爾雅後賢增成其義遂爲解經之首梳其後孔鮒小雅張揖廣雅相沿繼作無盤古義降而至於埤雅駢雅通雅遂漫而無稽竊謂子所雅言孔安

國曰正言也惟聖賢爲能立言言至於訓詁亦未矣而本存乎其閒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文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肄業之士命習隸書爾雅國語三蒼說文字林通者爲第古者小學所教不過雅言故說未有不尋其末而能探其本者今則競汨於程文習聞鄉壁虛造之言而聖經賢傳未知討論無怪乎俗學熾而雅道蕪也劉熙釋爾雅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余觀鄭氏之說經皆近言也皆正言也鄭洵無愧於雅也哉會稽陶方琦序

吳鳳皇磚考

此專乃永州公宦游金陵出之廢甃者也專質砭厚卽之畧然專之正面磨爲胡盧形其右背文爲鳳皇二年絕無殘缺左背專文鈔落字迹盡漫漶第三字作半白形蓋譌失久矣字體在篆隸閒結構謹嚴篆意居多孫吳去漢未遠尙有籀斯遺屨片碣斷坏竝足崇寶吳志孫皓改元凡七建衡以後卽爲鳳皇志言鳳皇二年封涯陽爲魯安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卽此時也金陵吳時曰建業本爲吳故都地故舊物時出信而有徵矣皇字俗書作風此作皇與說文从自从王合二字兩畫齊竝猶見古意其左背第三字半如白形者疑卽師字半體如擘經室中所載吳蜀師專以

謂近年在吳中窺見蜀師古專兼有吳永安三年蜀師作者在  
永安去鳳皇時未遠或皆出蜀師所制與書之以埃金石家  
采

書左海經辨後

恭甫先生出儀徵阮文達門其爲學皆樸實致密當時臧在  
東王伯申庶其匹也先生嘯興海嶠爭長中原嘉道間經師  
悉然頰首左海文集中如經郭條例等篇說經鏘鏘於許鄭  
之學沈澹一氣也許鄭到今二千餘年絕學昌明於斯爲盛  
然漢學流弊至蹈瑣屑無用先生說禮經之作媚體達用蔚  
爲儒宗金壇段氏謂先生人品經術不作第二流人旨哉方

琦二十歲前好詞章繼又爲考證之學僻嗜陽湖孫氏高郵王氏之學至先生而三矣竊嘆當世學疏者每託宋人心性之說以自文其淺陋才雋者又遁入西人機祕之學以自鳴其高深要之實事求是莫如窮經讀先生書道在是矣此冊爲汪孟慈龔定盦諸人校志傳書於後識宗嚮云

用九見羣龍无首說

凡筮法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鄭氏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余謂此所云占者卽用義也用說文曰可施行也此言用者乃占此爻而施行之易傳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



之究也陽數始於一壯於七究於九三畫而成乾凡占者卽用乎此七爲少陽質而不變九爲老陽文而從變老陽數九者以揲著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也九者究也究之爲言終也總六爻之終而變之故曰用九也古人釋義訓必兼音說文釋名多此例羣龍者卽六爻之乾象也初爲潛龍二爲見龍三爲乾坤四爲躍淵皆伏龍象五爲龍飛上爲亢龍見者形也鄭注易傳云形猶見也見羣龍者卽鄭氏所謂六爻皆體龍也何謂无首无釋文謂易內皆作此字奇字無也首之爲言終也周易玩辭曰凡卦以初爻爲趾爲尾終爻爲首形至首而終也易中首字皆訓作終故比之无首謂无所終用

九之无首則以六龍盡變而不見其終也故曰首終也卽究  
義也羣龍雖見而不見其終陽而根陰也况乾之六爻盡變  
則爲坤乾皆體陽陽爲陰所包而外 不見內則含焉是高  
明柔克之義也故曰吉特以乾坤二爻皆純陽純陰而居篇  
首故爲發其凡葉氏佩蓀用九用六說其言九者爲陽數之  
終與余說頗合凡其所言悉勿錄後人並觀則得之  
致孫彥清同年書

遯問十句望眼欲穿比過娛園風蕭雨晦中得故人之嗣音  
循誦數四屏體歡踊書狹情修詞斐文楸旣紉且感珍於拱  
璧以弟之不才質蓮命蹇而荷兄之篤愛逾於骨肉卽修阻

千里而郵書甫至懃懃誦誦情誼隆縟嗟乎兄乃眞知我者也日弟爲知己弟烏能當之哉弟賦姿魯於兄程力又弱於兄每一月讀間發羸疾昕宵悠忽又適然驚平曙不寐恒擊衣起抵背必晉晷盡始有倦意亦自知過苦然樂此不爲疲也來書云手披口誦繼日以夜以兄軟羣之才猶不廢磨鏡至負鰥之勤運蹇駭之努策曷足道乎書中又述孝達師相勗之意頰矜浮脆期以遠大良師益友之敦愛何以堪此兄遠遊已兩春故園倫好漂若墜蒂樽鳥偶萃每念及兄輒邑邑不怡勉師亦數數道之兄之不歸志堅且遠矣若徒爲搏戰地則鷹隼奮翼風雲自生吾輩不患無富貴但患富貴逼

人來耳兄之俊才一瞬而班春關值承明亦易易事胡自苦  
乃爾也然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丈夫志在四方安能鬱鬱  
鉗挈作牖下蠹乎第長饑來驅日欲出走第矐首之親滄澗  
誰慰堙腐遠志亦命也夫繼念飲啄素定祇宜食貧至於侍  
娛之餘不廢簡冊緘獵諸子驚廣而荒反事專經畧有所得  
說經之編積至盈寸暇稽史籍稍知源流區區千秋之志不  
容自解要惟與兄共勵之去冬悉伯師書來頗以絕學見許  
而亦以過勞爲慮同志相愛令人心憊憊耳雲門仲藝齋書  
頗勸雲門致書則云彥清客汝足下居越天涯知己大半寥  
落淒鬱之語弟不忍聞亦不忍述也然鍾情之徒多在我輩

不令其日聚而令其散之四方蒼蒼之意謂之何哉兄居臨  
安游躡之記與後侶之選兩者孰勝故鄉窮居每得遠道音  
問如讀異書恐其速竟一覽不敢盡偶遇勝事輒躍然喜咀  
味不置亮亦同此心耳勉思飲食教迪久而益摯日坐春風  
并不知暢遂之樂眉叔幼眉亦時晤見近晤子宜締交頗密  
昔亦知子宜爲才士今接其性情文字臭味都合悠悠當世  
無其倫也嗚呼琦局處一鄉不獲盡交海內奇士然故里之  
英流悉得罄辟酬唱非惟嚶鳴之樂事抑亦吾道之光也昨  
見午郎云五日內發竹報蹙蹙不足袒敘嵩雲杳靄時翹惠  
音旅中諸維爲學自重強飯用備臨穎無任神往

湘麋館詞序

湘麋者余舊填詞館名也少好倚聲嘗以古之儒者安絃操  
縵斯須不去禮樂後世禮經存而日佚樂經廢而遂亡遊弄  
津逮權輿於樂詞者樂府支流樂府之原本之詩三百篇而  
衍乎離騷九章九歌音節嬾緩厭瘞委宛抑揚其聲穆羽相  
和祖構於是又好續蘭許君說文蘭香草也鄭君周易繫辭  
注亦曰蘭香草蘭出楚澤多生汀渚閒竊謂美人香草情託  
興感生於小雅之悱惻協以大雅之和平觸撫如志斯得之  
爾中山經云洞庭之山生蘼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  
常遊於江水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說文湘出零陵陽海山

北入江水經注曰湘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灘水北則湘川

東北流是也昔嘗讀湘夫人篇云麋何處乎庭中麋者澤獸

周禮水濱豐草閒雁行旅旅適其性也系之庭中失其性矣

屈大夫行吟澤畔反以自喻或云卽太元經庭有麋注麋草

心之說是以麋爲麋未是麋蕪澤草此麋乃澤獸也說文云

麋鹿屬顏注急就篇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然麋古與湄通

詩巧言居河之麋傳曰水草交謂之麋卽爾雅說文水草交

爲湄也鐘鼎文多借麋爲眉荀子非相伊尹無須麋亦借麋爲眉湄作麋者省

形存聲之例毛傳又於詩蒹葭在水之湄則云湄水隙與爾

正谷者激義同故爾雅釋文云湄本又作激廣雅云湄厓也又揚子

雲酒箴居井之眉釋文湄眉也似眉又可通省作眉但作激  
作眉又通段引伸之說故湘麋或云湘湄也余頻年以來視  
學楚南學湘波涉洞庭溯承灘之流汎灑沅之川蘭芷繽紛  
璠璫琤琮雨晨月夕上下清湘微睨絲蕤勝引容裔山水清  
音託之餘緒則此詞也以記清遊之初恍兼志館名之朕兆  
而尚欲以意內言外之指求合乎楚辭而不敢離其本誼也  
書方希古豫讓論後

方子曰豫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常  
伯請地無厭之日再四極諫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  
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



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陶子  
曰方子賁之固常矣而惜其未能抉豫讓之隱衷也夫豫讓  
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豫讓不能死雖不  
能死而心實宿媿之媿之而未有以釋之也於是因智伯之  
亡而死之其死智氏也人謂其報智伯之讎也而不知正以  
釋其不死范中行氏之媿也夫君臣之大義有定旣委贄而  
事之而猶論區區報施之見忠義之士固如是乎眾人遇之  
而眾人報之國士遇之而國士報之此戰國策無恥之談自  
好猶不爲而謂讓略知大義者爲之乎大抵襄子之責直中  
其愧心而因以眾人國士之言自解出于不得已耳余曠觀

天下士矣當其匡居論出處大節聲情慷慨懍懍無可犯睨  
目攘臂自命必爲義烈士及臨大事澶涘稟縮甘受人辱事  
既過而悔生自怨自艾以冀晚蓋其愆逮變故杳至仍蹈故  
轍玄素之玷論者棄之若讓者始雖不死范中行氏而未乃  
能死智氏其死智氏卽其不死范中行氏之愧心激而成也  
推讓之意極欲以一死而兩釋其愧故報智伯之仇屢折而  
不變君子憐其志而未嘗不許其烈許其烈於殉節實許其  
烈於補過耳不然報仇密舉也而讓乃屢敗遇仇戒心也而  
襄子乃屢釋蓋讓原不專欲殺襄子第欲以一死而兩釋其  
愧襄子陰論之而未乃顯言之以成其志讓苟愧心不堅幾

爲襄子所盡未有不蹈不死范中行氏之舊轍矣若徒以讓  
不極諫智伯質其非國士是猶未悉補過之隱衷而第以成  
敗論人者耳

書秋原公家傳後

此支祖尙白公譏傳也吾族之譜始於克齋公成於文簡公  
厥後虎溪公及尙白公皆續纂之尙白公後補緝者惟篁村  
先生及先大父羲人公云秋原公爲尙白公之父尙白公生  
有殊稟五齡傷秋原公幼時有天台道士一見奇之曰此霍  
山童子也因授以入定視中之訣康熙辛亥訪道玉壽壇選  
子方徐先生得祕奧以內丹將成期辟穀改號赤山道人又

聞洞庭山有異人訪求歷數霜母郝太孺人憂之命公伯兄  
鹿隱公徧蹟山谷偕歸歸後旋補弟子員壬子領鄉薦丙辰  
成進士授蠡吾令此傳尙仕蠡吾回籍時所作故傳末祇言  
贈文林郎云治蠡吾有殊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  
棘棘不阿又奉命巡閱兩淮鹽漕銳志振馭寢中蜚語遂罷  
歸僉謂尙白公之炎貴悉係秋原公累祀隱德所致秋原公  
父愚溪公勇於爲義且敏給善屬文與石簣石梁公遊海內  
無不知有陶季子者甲子後鬱鬱屈居卜築鏡水湄鑿池蒔  
圃日漚谷獻詠以終秋原公侍遊備盡色孝手冊中所載生  
日一詩略見樽末秋原公前有賢父後有令子非清福卓遺

者能之乎論者謂秋原公遭甲申之變遂自晦曰遺民殆與  
唐之司空圖宋之眞山民等蓋秋原公稟性神禪且係累世  
顯宦故以韜采全其眞廢社息機何殊書義熙之甲子庶柴  
桑之亮節足以繼武者與秋原公著林淵賅而未逮授鐫頓  
爾淪沒後裔詒守沆無片羽此山居詩冊琦與從弟在新族  
姪崇勳得於吳興氏爲之歛訢累夕其詩境冲淡書體適古  
固曠世而希睹惟數百年先世之物迭際滄桑變局而猶得  
作碩果晨星之懸彰譎幸已琦雖與秋原公誼爲族祖而先  
護之仰手澤斑然或者清德之潛耀有神物撫呵之乎不然  
人易世疏而尙獲寶此遺冊不可謂非奇緣也辛未五月二

日方琦敘

書諸某事

古人云得鉅富炎貴莫如得一賢子孫余謂得重災酷禍莫如得一不肖子孫其小者傾身家其大者滅裂先世之德暴彰前人之惡而使人人指爲某氏子某氏孫不談其敗類而反談其詒謀傳家之非正豈不痛哉以予所聞莫如諸氏子諸氏家素封累世無顯厯諸某宦於近疆亦頗爲人稱譽宦歸晚歲得子始驕縱之及長比於匪類爲鄉里唾棄諸某先亡營兆甚華美礮石屏封佳城鬱鬱諸氏子始耗其產什之八不數年遂蕩然因毀其葬宅而賈於人鄉中人聞之咸勃

交責諸氏子猶不少悛眾鳴於官始得事尼其一母一妹殉節辛壬之劫營曠虛左而忍其茅棺暴露余過其地鄉人指而告曰此卽某之子某之孫最不肖者之所爲也余聞之慨然曰諸氏子固不肖甚矣然其所行事必與其親若相讎一似梟獍之極無天性者夫諸某之隱戾余不得而知之矣以鄉人所言雖無赫赫之善亦無譏譏之惡不宜所報如是之甚不知諸氏子之不肖實諸某有以啟之也夫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愛而勿勞則近於禽犢貽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蓋詒謀傳家之道必先去其姑息之愛而令其親言執業陰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卽顯以示其束身寡過之法故能爲亢

宗爲克家今諸氏子其始也溺愛不明不令其親賢執業而縱其卽於匪彝放辟邪侈無所不爲無怪乎不孝如此之甚也若以諸氏子之不肖而迸億諸某之有敗德余不及知余亦不能言

漢孳室文鈔補遺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右漢孳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會稽陶君子縝著文八十首  
大都證明義訓拾補遺藝衷古而不煽虛詞于實事求是之  
家法執持甚嚴其序爾雅漢學證義也言吾亦一于漢儒師  
說而已爲左海經辨跋又言僻者孫陽湖王高郵及陳氏之  
書夫三氏固學林職志也循覽遺文綜覈自述志趣章矣道  
光季年君宗姓日在一思曾先生以鄭學聲于時箸論語鄭  
注證義孝經鄭注證義春秋左傳賈服注參攷詩攷攷書疑  
疑說文引經異同攷玉篇太平御覽引經攷城門制度五千  
卷書室詩文彙諸書其論語證義春秋參攷阮文達公僂謂  
精審詳博非老宿不能

見陶君心雲滄宣所撰  
族兄在一先生事畧

君廣其學師

事李烝伯

慈銘

先生畢命鉛槧備所未及爲周易鄭注疏證

後就鄭氏遺箸搜拾故言仿爾雅次之爲鄭雅生平好許叔重書以類治說文爲通釋十二篇漢孳室讀說文記與嚴鉞橋相出入又因說文而推知許君淮南閒詁多爚亂於涿郡援蘇魏公言左以說文及羣籍所采剖泮而疏通之定閒詁二十一卷爲許注異同詁四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說文補詁八卷存疑四卷其箸錄宋藏二本博冊舊說理而董之別爲參正二十四卷莊本校勘記六卷舊音一卷于南閣一家之學蔑以加矣夫當代學術非許鄭不宗而君與在一先生兩闡之撰述哀然萃江南北諸儒詎獨一鄉一姓華哉君于

許鄭之餘覃心小學則有爾雅漢學證義商周金文辭秦漢石文辭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輔行記校勘記玉篇校本汗簡校正呂覽古讀攷公羊異文攷之作演贊六藝則有魯詩故訓纂公羊春秋集釋大戴禮補註今文尙書集說韓詩遺說補之作其裒輯佚書如倉頡篇埤倉廣倉字林字學聲類桂苑珠叢賈逵國語注諡法劉熙注古易義西漢易義後漢晉魏易義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徐邈周易音蕭廣濟孝子傳則緡帑所至摭取古馨以振先師之遺者也讀子札記讀史札記湘翰筆錄溪廬駢文湘麋閣集蘭當詞則君之隨筆與駢文詩詞也是編攷定經說惟載古文于君之學猶海

一蠶水一勺未盡也然本末亦畧具矣君子陽湖諸君子其  
學術韋合異同世自有識之者若求諸吾郡則固與在一先  
生如頰有輔軒然一難矣光緒二十年夏六月同邑徐友蘭  
識

陶君小傳

仁和譚  
獻撰

陶方琦字子珍會稽人父良翰福建興化府知府君與兄方  
瑄同治六年同榜舉人光緒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督學湖  
南以憂歸光緒十年服除赴京數月卒於邸有子五人君灑  
雅綜羣籍篤好淮南書治經究心鄭康成氏文章絕麗下筆  
滔滔如泉性尤服善人諷其失輒改定旣上第退然劬學如  
初愛友朋山水悠然有千古之志視學日勤求賢雋惟日不  
足銳於箸書彙艸十餘種往往鯁理未竟已刻淮南許注異  
同詰許君年表而已年甫四十齋志以終亦其覃思廣遠精  
力易窮如自知其不永年故汲汲有若不及與